

文 學 叢 刊

字 心

波 劍 盧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字 心

波劍虛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字 心

著波劍盧

人 行 發

林 文 吳

所 行 發

社 版 出 活 生 化 文

號八弄一路鹿銀海上
號五四一路國民慶重
號四十二路通交口漢

所 刷 印

所 刷 印 活 生 化 文

定 價 三 元

編主金巴
刊叢學文

集 八 第

冊 六 十 共

金蠟子	山 谷	嬰 小	春 草	清 明 時 節	伍 子 胥	古 屋
李 廣 田	巴 金	劉 北 汜	梅 林	靳 以	張 天 翼	馮 至
短 篇	短 篇	短 篇	短 篇	中 篇	中 篇	中 篇
						王 西 彥
						長 篇

詩 四 十 首	行 吟 的 歌	大 馬 戲 團	南 德 的 暮 秋	心 字	落 帆 集	切 夢 刀	星 雨 集
---------	---------	---------	-----------	-----	-------	-------	-------

杜 運 燮	方 敬	師 陀	蕭 乾	盧 劍 波	唐 弢	李 健 吾	陳 敬 容
詩 歌	詩 歌	戲 劇	報 告	散 文	散 文	散 文	散 文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初版

目錄

第一輯

寂寞·····	三
壬午新歲·····	四
芭蕉·····	九
居甫之死·····	一四
新春·····	一六
一種生命的步調·····	一九
夜思·····	二四
驚蟄後·····	二八
爲了一個幼小者的夭死·····	三一

春信·····三六

所思·····三九

窗台前·····四四

憶舊·····四八

中秋後·····五一

晨·····五四

第二輯

生命的歡樂·····六一

生的「門檻」·····六五

心之訴·····六九

冬日夢·····七五

在假中……………七九

心字……………八四

生活雜什……………八九

生活雜想……………九五

第三輯

題……………一〇一

談「夢」……………一〇九

第四輯

塞根先生的山羊……………一一一

後記……………一二九

第
一
輯

寂寞

一點點的星光，在一個人的頭上，那距離是要以若干光年來計算的。他不向他們打招呼。那星，也是寂寂寥寥，看似和牠的同輩相近，其實彼此是隔得甚為寥遠的。牠們都是紅的顏色，但誰知道，在上面積了多少厚的冰雪啊！

基督最後的晚餐，猶大也同在的。而基督眼中似乎不會有火，口裏也沒有詛咒了。是「人子」的命運啊！連彼得也要三次不承認和他相識了。

當浮士德被決絕於瑪甘麗而逃出監獄的時候；

當麥非斯特眼睜睜望着浮士德的魂靈被天使們攜舉上天，而被一大羣魔鬼拱衛着的時候；

是偉大的寂寞啊！是無比的寂寞啊！

壬午新歲

「營營青蠅，止於樊；

營營青蠅，止於棘；

營營青蠅，止於榛。」

現在，滿天都是雪花，那麼輕捷地，飄颻地，忽而上舉，而終焉止於可止之處。又豈只止於「樊」於「棘」於「榛」？一開窗，更止於人的眉梢，人的鼻尖上來了。

那是白亮亮的，白蠅啊！成羣，卻沒有行列，並不突然來襲，而是那麼地紆徐自得，那麼氣派。說，「來了，怎麼樣？」實在，那麼便答道，「來了麼？倒不是意外的，就請便罷！」……

二

從一·二八回到四川以來，看見這樣的大雪，是第二次。差不多十年了。

雪，固然是難見，而人卻是生活在寂寞的雪地裏。雪地裏的寂寞，比愛羅先柯君之寂寞之感更不同吧？所謂冷暖也者，實在在暖中更能體覺得冰人心的冷意。是人間所謂在被殘害被踐踏的命運的相同裏面，會使人忘去小我的私利私害，忘去了由此兩生的憎怨，團結得更緊更熱，這可是事實麼？而我卻仍然看見相反的啞劇，而所謂人的解放也者，豈竟終於是不可能的麼？抑是在不可想像的遼遠的未來呢？

三

在大雪天裏，更顯得光明，是銀色的月光似的白亮，是那麼令人感到一種不切

實的夢幻……

在大雪天裏，儘有年青人搏雪拋雪的哄笑聲，可是總比深夜裏還覺得悄靜。似乎聽得見片片的雪花落在草上，葉上，屋瓦上，地上的聲息，調和着將涸的溝水的潺湲，是天地之心的太息啊，是「人類」那貫穿過去現在未來的人類的幽靈的嗚咽啊！

四

雪點點地積起來，巧妙地繪成了一幅美妙的「宇宙的夢」的傑構。人在圖畫中，人在夢幻裏。像美化了生長着刺的蒺藜一般，人間的醜惡卻被銀色的幕遮掩在底子裏。幕一拉，人從夢裏醒來，那景況是不堪設想的。

不要說牠會消抹了世間的坎坷，將殷碧的血化成瑪瑙，將晶瑩的淚化成明珠，牠連我心上的創傷也平復不起來，更劃破那瘡痍刺進比牛毛還細的透澈心骨的針刺……

但心還比雪朝更悄靜，牠不哭了。牠吞下了淚，來滋養牠自己。

五

一連串的爆竹聲，是一種慶賀麼？是一種告白麼？是告白『生住異滅』之新的一環之『成住』麼？是此一『成住』對於彼一『壞空』之驕傲麼？之憐惜麼？而爆竹——爆過了，也不再爆了！

人的心花爲一對紅燭開了！我不期然而然地記起『洞房昨夜停紅燭』的詩句，更彷彿聽見有人在反覆吟哦這句似的，然而『如此星辰』定非『昨夜』啊！

我記得黃仲則有這麼樣兩句詩：『馬因識路翻疲路，蟬爲吞聲更有聲，』而人之喜歡紅紅的蠟燭也者，不會因爲牠的『成灰淚始乾，』而當其未成灰燼之時，血和淚一齊悄悄靜靜的流罷？

六

在熱鬧中，我更如置身沙漠，有人的心在和我心合着一樣的旋律而搏動麼？
我的世界逐漸的縮小了，慢慢的長起了堅硬的殼，於是我便像蝸牛一樣的躲進我
的世界裏。

對於蝸牛的殼，蝸牛是主人；

請不要以客心的寂寞來訶責蝸牛罷，

牠實在是在陌生的世界裏啊！

芭蕉

窗外有芭蕉：長的兩株，短的一株，最小的一株。春來了許久，我耐着性天天等着牠們抽出蕉葉來。每天早晨，打開窗子第一眼，便貪想着這種歡喜。後來，除一株大的外，都果然長出寬大的葉子來了，——不只有涼意，尤其感人的，是那生意。

可惜的是一株終竟槁然禿立，更也不傾倒。像是傳奇上說的有志未遂，便屈死在疆場上的英雄那樣。其餘的幾株，平均每星期長出一張葉子。起先是黃綠色的鎗鋒，那麼出人不在意地在清晨突然挺露出來，而在頭一天傍晚時分，連一點消息也不透露的。其後，慢慢地便一秒一絲一忽也從未停息，更不給人的眼光捉着地向上長。總而言之，出人不在意地抽長了，像一桿長鎗，像一柄刀，然後像一柄煽熄炎蒸之氣，而使人生意葱蘢的扇子。新鮮地，肥肥地，厚厚地，像剛半歲肥胖的嬰孩。

然後，更濃碧了。是壯年了。於是，被風撕，被雨打，被蟲篆，剖成絲絲折斷了，僵僵如駝背，而仍默默活着，望着幼少者的出生與成長。有時也和風風雨雨，叫號幾聲，呻吟幾夜，第二天早晨推開窗子，卻仍是那般寧謐而沉着地活着。

而對於那一株槁然木立的，我終於耐不着性子等了。我不能替他拔出新芽來，但我總想試探他是否還有生意。有一天，我用刀在他周圍先畫了個圓，然後切去三四寸左右，看是半腐了的新葉捲樣，只有一股熱騰騰的氣在手上感到。我真廢然了。有一天，我問小工老康：

「這根芭蕉，爲什麼不長葉子呢？」

「快要長出來了。」

我也不復往下問。這樣，又等些天，那另一株已經前後左右開展了四扇或五扇葉子了。連幼小的兩株，雖屢受頑童的摧殘，仍毫不胆怯地伸出頭。一天，我又問了：

「爲什麼總不長葉子來呢？」

「去年開過了花的。」

我默然。心想，開過了花，難道不結果便放心地死了？芭蕉的花和果，我記得我年青時候也看見過。那是不很好看，而有一股悶人鼻子的氣味的花，而果實，在形式上像芭蕉，卻沒有滋生的能力的。但又想：這蕉幹不見萎倒，也不見發黃，難道牠也眼息起來，像蟄蟲一樣？

推開窗，牠總像一根煙囪，也像一根永遠不再掛旗子的旗杆。在眼前那麼不調和，不愉快，至少也是將死的氣息了。於是，一天，我毅然叫老康提起鋤頭，齊地將牠鋤去。

也許明年牠會從根上再抽新芽，那會給人以一種說道不出的喜悅呢！爲了那兩株幼小的，我真盡了不少的心。

牠們比大指拇粗不了好多，離地面不過兩三尺長，清癯瘦削，剛剛長出一片嫩葉，還不會開展到四分，已被校鄰的幾個孩子們來掐下了，又撕扯在地面上。那一羣

孩子，有時來踢腳球，把花草草，任意踐踏；有時牽來兩三頭羊，專挑着花苗吃。小工是招呼不着的；他們明白他們的身分。

這學校有一條人踏成的小徑，幾乎成了校後面省師附小若干學生必由之道。於是，兩莖小芭蕉，竟遭了多次摧毀肢體的苦難。小孩們把發育未完的捲心莖掐下來，展開看看，一會兒，便毫不經心的撕碎在地上去了，頭也不掉。

爲着這兩莖幼小的芭蕉，我每早開窗，必先給牠們灌水。

爲着這兩莖的殘毀，我對那有身份有教養的孩子們，狠狠地瞪過眼。

爲着牠們，我在黯然太息之後，想過了不知若干的保護方法。

終於我從頗遠的泥地上，一趟趟拾來了廿來枝枯了的鐵蒺藜，把大大小小的芭蕉都圍起來，而有一次，那小芭蕉又遭了一次殘害。是星期日早晨，吃過早飯，我還欣悅於牠們每株的僅有的一葉嫩黃。誰知下午從街上回來，已經又是殘枝斷臂了！然而，我天天清早起來第一件事，便是推開窗子望望芭蕉的新葉，看見這些在

踐踏與殘毀下生長出來的新葉，我禁不住要想：『生命真是無處不在啊！』於是我心裏有了一絲絲的暖意了。

一九四二，六，三十晨。

居甫之死

「死容易，活下去卻難。」我和居甫都一樣感到。我們都是三十以上的人了，他更長於我。少年時代的豪氣稜角，都在和現實的接觸與實生活的掙扎中消沒了。也正惟這樣，少年時代的理想，該當幻滅的，幻滅了；那提鍊出來的，便浸透了生命的每一呼吸。於是，虛誇自大的習氣，以及多少無根的瞋怒，偏私的固執，都化成輕烟飛散了。知道一個小己的微薄力量，然而並不卸去當負的遠近親疎人己的責任。望着自家的形相，將理想在日常生活中求其滄埃的現實，將火焰埋藏在深灰裏，將犀利的談鋒收拾起，檢點內心的戰場，明白人生終不免於過咎。將呻吟忍在口邊，隨順世間，而卻偏執於自己。像已經成了一定形像的石膏構作，除了粉破牠，是絕不改變牠的姿態的。

居甫和我，對於世間以及人生的觀察和認識，容許有不同之處。但在執着的一方面，在人生道上，忍着當忍的一切，而癡頭的蹣跚而行的一方面，卻是一樣的。我和他認識，雖短短不足十年，而看着他的生活和心境的變化，則倒是清清楚楚的。是一個羅曼·羅蘭筆底下的人物，而沒有一點殺伐氣。我們有時也彼此奉勸一二句「愛惜自己」的話，也即時知道，這是一句無結果的空言，只友情卻是實在的而已。但彼此對談天下大事，或交換長篇牢騷，則幾乎是沒有過的。

居甫死了。「死」尋常得很，而且對於死者，倒是解脫與休息。不過對於生者卻難堪了。在我，倒沒有多大的傷痛。這種死於貧，死於病，死於勞瘁的命運，倒是這大時代中千萬無名，而又平庸，而又被人謚爲至愚者之所同的。寫上這些，於死者又有什麼補益呢？

一九四二，十二月，五下午。

新春

禮堂內響着貴賓的歌聲，窗外萬頭攢動，像夏天貪享着盛筵的蠅子。一九四二年的最後一夜便送走了。

孩子已入了睡，母親睜着眼伴着他。我想着我童年的冬。一樣的童年，一樣的冬，然而色調是多麼不同啊！快送去了我們父母的一代，輪到我們將被送走，而後一代快將長成了，爲他們祝福罷！在大風雨的時代產生，養育起來，多幸福，也多災難。會比我們更健實些罷？那從炎日冰風中，那從洪爐鐵砧上熬煉，錘打出來的一代！

於是，我記起我死去了的父親：在冬夜裏，坐在一盞小美孚燈旁，挺直地圈點着佛家的典籍，不曾記起他是已經衰老而帶着病的身體；他那麼樣的早起，差不多和出現在地平線上的第一道晨光同時；他以一種慈悲的心情，對待後園中的一花一草，他病中忍痛，不發一聲呻吟；他知道他的生命「旦暮」而隱忍着心的傷痛，送走

他的愛子愛女……他，以一顆愛真理的心，以一身對於不正不義，永遠反抗的血，傳給他的子女！抬頭望着老父的遺像，我從他炯炯的兩眼中，看見了慈愛而嚴厲的光芒。我戰慄了，雖然我知道我會獲得寬恕。有一天，我將坦開胸膛，將每一點傷顯給他老人家看，更連那上面刻劃着的『紅字』，但，真理與正義的愛，依舊安住在心裏。最後，我將以這一顆滿是創傷而卻不改鮮紅的心，帶到九泉之下，還給父母，我更記起巴金的一篇標着當父親買皮鞋回來的時候的小說，望望靜靜躺着的女孩子，我的血已經在她的身上流了！我給她以對真理的愛，和對不正的憎，而他更壓根兒是負着了荆棘來和世界見面的。於是，我突然感到了一身輕鬆。我但願我的孩子能够免於疾病的魔手而成長。

一年便是這樣快過去了，——我留下最末一天的日曆，等待明天。過去雖用不着留戀，但也是值得珍藏的。我辜負了多少人的好心，而那些好心卻一點不忘地保留在我的回憶裏。恩怨分明，只將私人的怨憎投入永遠封閉的鐵籠，不讓他燃起一

星之火。沈默不是聾啞；而靈犀一點，除掉覓取「理解」一道，是無由相通的。人間的契約。不是 Fios 的金箭。如果金箭一經抽去了，心與心便只有新鮮的或封了口的創傷，永遠幽怨地滴着各自的殷碧之血的。

一個人的生命有限，而「人」的生命無限，時間無限，瞭望無限的將來，我存蓄着無限的希望。

新春總是充溢着生命之力的，朝陽總帶着新生的光與熱冉冉上升。爲了創造而永遠有着老的死亡，朽的腐潰。一個人的噩夢便讓牠早早消失，而「人」的噩夢，在「人」的生命中，那裏算得久長？

火盆裏的炭熄了，但「指於爲薪」火是不會在愛真理的心中熄滅的。

我恍惚聽着了窗外眠息了的芭蕉，在絮絮地彼此慰藉，牠們的呼吸可聞，只等陽春一來，青青的幼小者的頭頂，就會在一個早晨。從暖氣的泥土裏伸出來，和彼此打着招呼，和世界打着招呼的！

一九四二，十二月三十一夜。

一種生命的步調

一年一度的冬，並不使我驚異。像剛滿十歲的前後那樣，一打早便起床，臉都不會洗，乘着母親沒有看見，便和哥哥溜了出去，或者穿着濃霧，用呼出的熱氣煖着兩手，一面揩着鼻涕，加緊步伐，圍着縣城的城牆走過半周；或者跑到兩三里路的郊外田間，去攤起水上浮着的薄冰，懷着驚奇的心，當成玻璃鏡子，向着還在霧網裏的黃金球耀眼，然後，又急急忙忙的趕了回來。有時，還帶着一兩面不規則的冰片，用燃着的香，烙開一個小孔，穿了線繩，掛在門栓上。母親忙着灶房的炊爨工作，即使留意到了，也不過禁戒着怕冒了寒，此外不會有什麼責罰。而今，年歲漸長，那樣的年青時的舉動早沒有了，即使早早的起了床，也差不多避忌着出門，只想關在屋子裏面，藉着讀書來煖心。數年來，我都習於一種奢靡的火盆杠炭的生活，不這樣，便會終日僵

手僵脚，懶於做出一點事來。身體的早衰，是常常使自家短氣的，而心理的外向性，也逐漸收斂得像一隻封閉在繭子裏的蠶，不同的，只肉眼和心眼都開着。記得去年一次冬雪，玩雪的青年朋友笑鬧聲，和過後，消去了城市鄉村的痕跡，一片宇宙無聲的悄靜，曾大大感動着我，喚回了我失去了的心境，也冒着嚴冬飄洒着的楊花，更踐踏着地上鬆脆的白鹽，聽他們的響聲，望他們的噓氣而快樂。可是童年不會和童年的回憶一起回來，而也無所用其傷感。童年的熱情，多少帶些羅漫性的冒險，與夫一無功利計算的舉動，雖出發於自己的熱情，而歸向於忘我的活動，桃色的理想，激流着血液，主宰着白晝，與黑夜的靈魂——是可貴的，然而此刻，將自然的和人間的春夏秋冬收納在心田裏，不是沒有花開，也貪求着結果。自傲於不計錙銖盈虧，與宇宙羣生同其呼吸。將各人的運命休咎，看作宇宙羣生的休咎之一環，而又層次井然，知道人和人間的遠近關係，息息爭求這二者的自由與尊嚴之實現。膠粘的翅子折了，從天空裏跌下地來，但長上了靈魂的羽翼，抬頭望着轉着赤輪的天上，雖不能徒然撞

慢於高尚的理想，而代替了工作或行動。卻深深的相信在崇高的理想還未曾普遍實現於社會之前，個人儘可能的部分現實之必需，而且後者也是前者的一必需條件，而破碎了隱士貞女的超然之夢。便儘個人微薄之力，用在一所破濫將坍的建築的拆除，和新購的建築的磚石準備上，是時時刻刻警惕着的。不輕於賤價地放走一絲時光，也不像老婦人樣時時感傷喟歎於過去的紅粉年代，以渡過人生的航程，難道不正是童年的生長與收穫麼？英雄之夢破了，個人比童年時所看望的渺小得多，然而也實在得多，舉動的責任也重要得多，不似偶然任性的跳躍了，也沒有嬉玩消遣的態度。於是一跳一躍，或者一步一趨，都是嚴肅的。也許這種生活態度，不是持伊壁鳩魯教義者所能堪。但這也決不是和中國先聖先賢的傳統人生態度脫節的。也是一種中庸，也有一種『生』的充溢的意志啊！寬恕的權柄，操持在神的手裏，而人卻是難免於過失的。一種過失多半（或者無不是）對自己以外的人的損害，而損害是要求報償的，對於這樣一種靈魂的負荷，不會有輕卸之一日，而也不存着求神

性於人性的希望了！不知曾在什麼地方看過一篇文，說着：「命運是被制定的，而生命卻是自己的」的話。其實，命運卻是自己定的。自己的氣質，自己的生活認識和生
活態度，以及自己的意志等等，加上自己的行爲，於是也便將自己安放在一種被封
閉着的狹窄的環境裏，意志與行動的自由儼然受了限制，任隨自己的意志去選擇
的可能量，少得很，竟像是決定的了，也竟像是「業」定然有牠的「果報」。所以命
運倒是自己定的，然而生命卻不是自己的。自己不能以生命給與自己，而生命的意
義更不是爲的自己。爲自己以外的人而生，因之便是消滅自己的生命，自己也沒有
那樣的權力。我想這許是基督教（甚至於任何高尚的宗教）之所以認「自殺」
爲不可救贖的罪，是永死；而他方面又鼓勵着爲他人的自我犧牲了。自己沒有罪的
「人子」也要負荷上人類的罪惡，想拿自己的生命的犧牲去贖取亞當夏娃的子
孫萬世無疆之罪，這是何等值得人感動的事！「他」的志願不曾一次達到，但終會
達到的吧！

很高興自己的窗子外有一棵楠樹，那是尚在壯年期的。葉子雖然顯得黯淡與沉鬱，但牠終久沒有凋落得像一支槍刺。芭蕉萎黃了，對着夜裏出來呼嘯的寒風，像要支持到最後的生命漿汁乾涸盡了之時才能休。然而整棵芭蕉的生命力，是蘊藏着的。我憾我不曾學生物學，而已有的生物學的知識，也非常膚淺。但我卻想問問校背後田畦裏的青鮮生動的菜蔬，牠們，短短的莖，薄薄的葉——一種微弱的植物，具有何種靈奇的力量，勝過許多多幹高枝密，葉密花饒的樹木啊！

春快到人間了，雖然此刻仍是冬在君臨宇宙。該枯死的，枯死了。具有豐饒的生命力的一代舞臺幕景，快揭開了。

夜思

偶然間，發覺月亮早經出來了，像潮紅的膚色，令人引起一種潤濕的感覺。那樣，子是笑的眉，是歡悅的女郎的下頷。以爲這是眠息的季节了，一切生物，不容許有例外。更是夜，人該是靜靜地拉長着腿躺在牀上的時候了，將全身交付睡眠與安息，或者交付沒有探警的夢境。

然而，生物當中，衰怯的，倒早躲進泥土裏洞穴裏去了。我揣想，便夢，也是奴才屈膝躬腰討求主人的憐惜的夢，或者唱着樂天知命的箴言，而滿足於貪乏的現實之夢罷？強者的爭奪砍殺是無止息的，便簌簌的風威，棱棱的霜氣，於牠們，也是無可奈何的。自然母親的耳朵聾了，眼皮長得搭上了膝額，早把眼睛遮蔽了。這月亮，恰也似她的老態龍鍾的母親，只呆呆發着憨笑。我們到是不能惡意地把來當着一斯芬克

司』的笑一般看待的。

已經失去了主宰，人該是自己作主的時候了。

要是連癡孽的半面月也蒙了面，在暗黑無光的夜裏，風吼和狐叫夾纏着，解除了武裝的人們，只有打聽着同類的氣息，互相走進，更團結在一塊。那時節，老幼美醜男女甚至你我的姿容都被命運抹去了差異之感，捐棄個人的匪昔嗔怨，而憑着各個人心的節拍，去度過荆棘之途的。

有時，艱苦的命運，像反而折散了團在一塊的男女。僅以同情的不結實的心，隔河遙望，正像在餓筭線上的一握糧食，雖流着不忍之淚，也只有攞在自己的口裏。這可望得救麼？不能的！『同濟』，否則『同溺』！由壯烈的悲劇才產生得出偉大而創新的喜劇。是向死之一躍，而也是越過死之一躍啊！於是，老大的皮囊脫去了，像神話上的新生的鳳凰，便從屍灰裏轉生了出來。

這不只是一個『夢』。『人』的悠長的經歷，給我們畫成夢的輪廓，供給這夢

的材料。也是這樣的夢，一代一代的傳將下來，可是，景象卻一代一代地不同了，夢境更廣大了，在夢境所實現的那廣大的『現境』中，人的障壁逐漸撤除，人的團合便愈擴大，因而人的自由也加大加多，性質也更加超舉了。

這不是一個夢，也不只是安舒的夢。而據說，做夢的人，是每被譏爲空想家。是站在黑暗裏想望光明，而不知如何才可以從黑暗踏進光明，或者，如何破除黑暗而放射光明的夢游人。而他們更成了某些人心目中的夢游人，閹宦，以爲他們在諷誦經咒，而希望奇跡之出現。

其實，他們隨時隨地準備着付出鉅大的和寶貴的代價。他們甚至於早已經在向着獨巖山的道上走了。只唾棄着冕笏與湯鑊，永不會妄想牠們倆的和合會開闢出新的天地來。士師，法利賽人，買空賣空者，『逆取而順守』的英雄，招徠顧主的捐客……他們永不是。然而刀是有的，劍是有的，要是在誕生着新一代的風雨之夜……

此一刻，駱駝正成羣地走在風沙裏。救救自己的淪亡，逐步和當面襲來的仇敵

相戰。全世界都嚷出了爭自由爭獨立的呼聲，這正是從愛好自由，愛好自主的各個
人，各個人羣，各個民族中發出來的；而對着幾大羣傀儡、幾大羣奴才、幾大羣不知寶
愛自由的牲畜以及操縱驅使他們的主子作戰。這當是個人的精神與集體的精神
的調合，是一個跨進新世紀的，每一個自由人自由民族的夢。

一九四三，一九夜。

驚蟄後

快五月了。菜子花逗得蜂忙，一畦畦望不盡的黃金更襯托着比天空更蔚藍的葫豆葉幹。葫豆花早謝了，豆莢裏正孕育着豐盈的種子。豌豆婀娜地從丈多高的葫豆叢中，擠出了頭，開出幾朵粉白的蝴蝶花兒，令人禁不得不讚美天工的巧妙。偶然在田坎間漫步，便心裏計數着過去的年華……一直到十年的初春光景。真個是，「我目前所有的，已自遙遙隱遁，那久已消失的，又來爲我現形。」但，我到不必如何着意來把握幻影，幻影並不矚目；也用不着古話重提，古話一點兒模稜也不啊！白日裏我展讀着過去拿心與血寫成的史篇；半夜來，鐘樓上被風吹得斷斷續續的鐘聲，更像替人敲着節拍地要那負着創的靈魂，幽幽咽咽唱他自己的悲劇唱詞。是殘酷，也是恩惠啊！誰說人終竟是負恩的動物呢？

看見小姑娘們擷着籬邊的嫩桑葉，想起了多年前養蠶的往事。常常半夜裏起來換去殘桑，有時，更一眼不停地，哀矜着在掙扎中蛻殼的蠶子，而感傷地將自己的命運和蠶子的連結起來，有時竟融成一體，像小姑娘一般爲死去了的蠶兒流過淚。現在，蠶已不養了，而自家的絲卻尙未吐完，繭尙未封口，還在頑強地一莖莖地自縛，不破繭而飛，到底是昧昧於定命？我將問誰呢？康德所說的「無上的命令」原出自嚶嚶而泣的心底啊！

爲着泉水涸竭，黑土快要磽确，而犯着一種殘忍的屠宰者所蒙的詛咒，將自己小心栽培的，看護的，也刻上些鱗鱗傷口的子樹，搬到原野裏去。以祝福換來咀咒。夜夜夢魂顛倒，「楓林青，關塞黑，」母親樣的心是埋在泥土裏也要偷偷地滴着血的。而已飽蓄着生命之力，卻被殘忍地拋棄在原野裏的子樹，竟黯然地生了根了，將抽上百尺新條？但愛憎恩怨的糾纏，則只有聽星球破碎來了結了。「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想知心。」我豈得再有所說？

一個新的生命又來到多災多難的人間。一個苦痛的母親給人間又帶來一份未來的女人的苦痛。然而我卻不像佛陀一樣，以爲那孩子在叫着人間苦。泰哥兒的話倒更近於真理，更合於天地之心。新的生命對萬有有生之倫的招呼，是無淚的號叫。也許將來依舊是一個奴才，然而「松樹下松，柏樹下柏，」我是相信着「不育異類」一句陳話的。爲生命而奮鬥，爲奮鬥而痛苦，這原是「人」之一的涵德啊！

友人胡健民從峨眉來，兩小時剖心的談話，是一劑回春的醒劑。「人子中的健兒……以淨朗的心神，重把新生開始，新的歌聲將遍宇宙！」是的，我們都拖着病的身體（而輸我卻有二顆發了霉的心）但我們都願意將剩餘的一半生命獻給真理的探究與開發。我們和病爭奪「生命」而不願徒然地跌仆下去的。

爲了一個幼小者的天死

兒童節的第二天，七弟從故鄉親戚處（我們自己租賃的家，早在三年前被日寇炸燬）發給九弟一信，說『小莽子死了！』小莽子是么妹箏的兒子，而箏才滿過廿歲不久，正爲着自己的兒女，抑遏着自己求知的雄心，廣大活動的志氣而失學，常常獨自抱着襁褓子奔走於川陝路上的。她此時正在武功乳育着不滿一歲的第二個孩子，而她的心，我敢斷言，沒有一夜不展開疲乏勞瘁而多憂患的心的翅子，飛越秦嶺的啊！

連着被炸死的長妹的兒子，死去多年的二哥的遺女，和么妹的小莽子都肩累在飽經人生的磨折的七弟身上。七弟的妻子，也是連着我們一家最精幹，最果敢，最犧牲的八弟，以及長妹，和她的小女，被炸坍了的房子焚死的。然而老母的奉養，幼小

者的撫育，使他忘去了自我，忘去了情私——以一顆大公的心，病弱的身，來支持一年三百六十多天，天天的煩累與焦慮，和換取贍養費用的工作。他還饒恕着我這個於母親妹妹姪子們一無補助，而反以個人的難解的葛藤，來焦灼他的哥哥，復抱愧於栖遑遠方的弱妹。我的心，被我的愆咎壓得透不過氣來，我該當受九重的死的刑報！

我自己的——一個剛滿十五天的小女孩，斷斷續續地在竹籃裏面啼哭。號叫什麼？——有時顯然不是爲了奶。我早預斷她——如果她能够長成，她的苦難定爲繁多得像她父親所遭受的。無淚的號哭，額上滲出了細粒的汗珠，兩隻小手膊向頭上伸出來，有時以握着拳頭的姿勢，用力揮舞。這是人生的開始啊！我起先真不耐聽，然而據說，靠了這樣，這小生命可以擴大肺部，吐出胎中的毒氣，活動四肢的筋絡的。吐去胎中的毒氣，從而將來更要飽受人間的惡氣，那時，也許連號哭也不得自由，只報之以苦笑或啞默的。則趁着這初生不久的時候，預支一些掙扎的和吐出惡氣的號

叫，不是當父親的人可以高興地容許的麼？

我想給肇寫寄如下的信：『請你不要爲了孩子的死而過於悲傷。最該當心的是自己該承受着已來過的，正來的，和將來的苦難活下去。活下去，是對於我們不該受的折磨，與夫給我們以這些折磨的「不公」「不正」所付的抗爭與報復。不要爲一顆尚在長成期中夭折的小樹——雖說那是壯茂的母樹的分枝，更是用她的生命來培植的——而便憔悴枯涸了母樹的生命力。』我知道，我和她之間，爲了各人的私生活，疊積了甚多的隔膜與誤解。對於這些，我願意守着沉默的態度。我知道，我們有差不多二十年的年齡距離和經歷上的差異，這在她，是不能單憑『同胞之愛』來逾越過去的。她以豐盈的愛來沉默地爲我祝福，而除去不了她所認爲不值得讚許的或甚至於值得斥責的我的行事。而我，則對於我該當負責的與反省中或是或非的行事，我自有我的看法，而默默地以負咎或自許，愛着我的同胞手足，愛着我一般受着身上心上的折磨與苦痛的人，而無對誰的憎恨。我記得起，我也還在

過爲憎恨或人所燒灼的年辰，雖則我不願意徒然想以愛的說教去撲熄他人的憤憎之火。只要是愛的泉水的豐饒，憎恨之火終會有一日化爲洗鍊人間罪惡的情熱，而所燬損者，即不是命定地也是理定地要染有罪惡的生命，而是給與生命以罪惡的那勢那境了。也許我對於這一方面所持的生活態度，是太「中國人的」或十足地傳統的，和甚至對那已經打死了的哈吧狗踹踐幾脚者不同，但我還不曾覺得這是對於人間的不公不正的容許。這些話，我似乎終竟不當說出，因爲對於同受命運折磨的人，不是一種慰藉，反是對自己的辯護。我們不僅有着同命運的共感與自掣矩之道所由出的互相悲憫，而還聯繫着同樣愛着愛與公正，憎着憎與不義的血緣與傳統啊！

要是不公不正的殘暴的勢力不曾碎裂人類愛真理愛自由者的聯合，則本是同根同氣的我們，心息的呼吸自是相通，而祝福與慰藉自是相同，不必巧藉於言說文字的。又豈只於此凡嚮往，愛慕，追求自由與公正的真理的人，雖曰有大小，然「擔

水砍柴，無非妙道，「洒掃應對，可以盡性至命，」以至於粉身碎骨以殉，凡此等等血性之倫，亦無不呼吸相通，休戚相關，事功相繫的。

一個幼小者天亡了，而幼小者不至於盡天亡；作育幼小者的父母，更應該自愛。我們的幼小者，是不應該天亡的，（有的是進步的醫療方術與藥劑，有的是設備完善的醫院，有的是學技經驗俱高的醫師，這是若干世代的文化，與文明的成就）然而我們的幼小者畢竟天亡，其原因不在天而在人，不在我們貧窶勞乏的父母伯叔而在——，而在什麼呀？難道我們會昧然不曉？正爲此，我們便當橫一橫心，抹乾眼淚而生活下去！

拉雜寫此，心緒未能盡百什也。

春信

春早已君臨人間，而春並不刻刻給人以暖意。當作垣籬的蒺藜只經過一夜小雨，便密密地點上了嫩綠。近處某家門前的紫藤花也像葡萄樣地垂垂了。可是，春水未發，溪裏反涸了水。最難將息的氣候，竟像一個反覆任情的小姑娘，是冷是暖，一點不能預測，也窮於應付。據說「花會」場裏的人潮來潮去，士女如雲，看人的比看特產的多而有勁。我則忙裏偷不出閒，也再沒有「學少年」的心境，好久，我不曾踏過這門前的草場了。

爲着一個老朋友的邀請，我不能不進城去爲他端一盃祝福四十年華的壽酒，差不多二十天以前，我就接着樂山菴的信，說「××是×月××的生日，他今年整整滿四十了……我希望用我倆的名義共同送個禮。」又說，「明年又是你滿四十

了……」我早回了施的信，可是，我終於想不出什麼一種可以合人心意的禮物來。隨後，我才決定，寫點心裏要說的話在宣紙上，詩也好，文也好，看寫的時候如何動念。二十多年前大家懷着熱情，也過着熱情的生活，那情景，是我們都忘記不了的。

又是半個多月不曾得着施的信。我擔心着她病着了，而我又猜想當不是病。我所欠負於她的太多，而人的衷情是嘔出了肺肝也道不盡，更道不出甘苦的。尤其是一個招承了死罪的囚徒，他在籲請着天恩的赦宥，然而應得的處罰或報償，他終是不辭的啊！

正午，施的信來了，說：『請勿念我，我過得快樂呢！春天與我同在呢！老實說，春天的賜與，對人們都是平等的呢，不管你幸福的人和不幸的人，窮人或富人，春光都一樣地普照！』是的，春光是一樣普照，便蟄伏在陰暗的地底下的蟲子，也鼓翼而飛了，飛向有光有花有熱處去了！於天心，無所謂大小美醜善惡，等價齊觀；而跛行喙息之倫，也早忘卻了霜雪的刑威，沐浴於春陽的慈惠中了。

夜幕掩蔽了鑿辨的光，洒着普施的雨，自葉流根，而新芽新根的吸息是可感的。待到山垭吐出新浴過的旭日一輪，於是，除去老朽與殘敗，一切都醒了，叫了，笑了，「人子新生了！」廣大的愛仍是交織着宇宙而無痕的。

便是突然一陣陣冷人肌膚的西風，連帶着助威的呼叫；而打下來的米麥大的雨點，仍是帶着暖意的。想來，×公祠山頂上早晚看出來的峨眉當更秀美婀娜，多姿多態，而蕭公嘴的雙江會合之流，當又激盪如雷了！遠人的懷念雖是峨山一樣的啞默無聲，但不平者心底激盪的濤浪，他卻是聽得出起伏的節拍來的啊！

一九四三，四，六夜。

所思

早晨開窗，飛出去數不清的新生不久的小蚊子。窗沿上陳列着幾只蛾子的屍體。便是號稱寧靜的夜，也不是和平的。殺機隨處都是，而動物的生存也好，人的生活也好，都是一串不斷的戰鬥。和平只在死的國土。儻使把生命擴延，則方死方生，絕對的和平，一刻也不存在。禮堂背後隔溪的麥田，一夜晚已灌滿了水，天光水光都映照在眼裏。人和畜都勤勞着。而今，有的人活得賽過昔日的帝王，有的人——更多得不計數的人，卻活得有如荒年的牲畜。勞作的擔子是更放不下來的。即使像我一樣，甘心肩鎖在一所房子甚至於一間屋子裏，每天讓幾小時熱昏的頭痛強迫着躺在斜堆的被褥上，而腦子裏的爬梳清理，更不容易。戰場上爭鬪得越漸酷烈。是疲勞與意志的鬪爭，是生理與心理的衝突，是生活的頑強的苦戰，是工作的未來的計劃，

是新的夢境的開關……

寧靜不會有過。紛如亂絲的夢，把人擾到天明，意志把一具依舊疲乏的身體拖起來，在口裏拒絕別人的善意與憫惻，盡情掩飾着晦曖無光的眼神。像一鍋快乾涸的水，下面有的是紅炭，而上面有的是蓬勃的熱氣……

身邊有這樣的一封信，說：「有些人只詛咒社會黑暗，卻不從事努力減少黑暗；說社會萬惡，卻利用這萬惡的社會而自己反作幫凶，口上反聲聲詛咒社會……所以，我希望能够培植些真實的幼年出來……人將食我，我卻不願食人，同時，我更不願被人食掉，我要在人前站立起來，教後一代的人不要再像前一代人那樣，違背真理。唉！真理正如烏雲後的太陽一樣，被遮緊了，但是你總會相信，烏雲總有一天會被罡風吹散，或化爲陣陣霧塵而消失的。」這的確我相信。真理也許人人所見多歧，而正義之感，則似乎總相差不遠。可惜的是，新生的幼芽子樹，或被蟲蝕，或安於暖牀温室。功利的觀念，代替理想的追求，想撇去理想的空虛而抓緊眼前功利的口體的充

實。趁昏水捉魚，又豈只爲商賈的師儒？而師儒又豈只僅爲商賈甘心抓起塵灰，掩蔽良知的靈明。羣魔亂舞，所給於幼小者的身教言教者究竟如何？上焉者，則拿高貴的理想，作茶餘的消遣，來鎮靜自己爲私利私慾所擾的靈魂，要牠發揮麻醉劑的效果。有的人，更推諉年月，打定主意逆取而順守。只要掌握了億萬的田產房產，將來做名流學者，革命家，社會事業家，也是輕易出價買得來的。他們早先原也爲着掙扎於自己的生存，拿目的來替手段辯護，可是終於手段變成了目的，而自身卻變成了手段的手段去了。「真實」的一代在那裏？現在還是「將」來？或「未」來？培植這樣真實向陽的後一代的土壤在那裏？而誰又是牠的園丁……我是否定「有」，可是，要撇開自己去另找旁人，那是一種徒勞。誇大的自詡是不當的；可是，先責望於自己，卻是一種謙遜的負責……

到後來——園丁許會——早或遲定必——倒下的，滿手是傷是刺，滿身是汗是垢，而跌仆於腦枯血盡。他也許會一瞥於已經顯出壯健的充實着生命之力而敢

於向驕陽與嚴霜打招呼的子樹，然而他不必奢求於這樣的子樹，在此時此地便繁多得像原始的森林，更開出鮮豔的花朵。這樣的「求」不僅是「奢」而且無望的。難道撞鐘的人死去了，鐘便莫人撞？

這豈只是無可奈何而強作的樂觀，實在是樂觀的充足的理由。眼光不必停頓在空間的一處和時間的一點上。歷史會給我們以無可辯駁的保證，保證一地一時的病徵，毀不了整個的，尚有康健的細胞的「人體。」我們何必只看着陰暗的一面，而以憂煎於長夜漫漫無時且呢？

有清除病菌的健康的血球，

也就有烈焚荆棘的燎原的野火。

點火的固不必預約在自己的身上，而當凜冽寒冬保存火種的責任是無容或卸的。

慢步從田埂上回來——是幾星期以來的第一次漫步——頗驚訝於溪流已

經泛溢。有的點染着濃重的花青，緩緩而流，苔藻之間滋生着恆河沙數的生命，也無時不掀動着嚴酷的生存的鬭爭。土地夾着草葉的氣息，昨夜的雨水，洗淨了路旁的樹葉，遠望是一籠籠的烟靄。一兩隻拇指大的青蛙從我腳邊跳過，溪水笑了，像美人開了笑渦，也是一代初生的生物啊！爲牠們祝福罷！

一九四三，五，二一。

窗臺前

距窗台僅一英尺有顆芭蕉，我不嫌牠在窗子開閉時必得用手掀動，而倒可惜牠那麼闊大肥綠的葉子終於保不着要被拉推破碎，每一次破碎都使我慊然，像聽着蕉心的嚶泣。難道便不開窗麼？——人總是在中心的！因之，竟動了念頭想不如把牠挖去罷，而連到一兩英尺不是長起了一株幼小的起來了麼！但一看到牠那壯盛的滋生力，就再也下不起手了。「等到冬來罷？」自己這麼一想。

去年我從某處拾起一株被人從土中扯起踐踏的牽牛幼藤，移植在窗外楠樹旁邊。秋深後，讓果實搖落入土。今年的夏天快過了一半了，而對牠的記憶則也像睡熟一樣。假放了，人差不多走完了，學校如同一座禪院，人心也寂寞得如同禪心。突然

一天發見像銅線大小的細藤，從楠樹脚的迎春藤中昂起頭來。心也抬起頭了。爲着保護牠的生長，不攬不助，每天早晚總記得去看看數數長了幾張小葉。

蟬叫了。粘蟬子的小將們來了。而楠木樹卻高高的。一天，×莊×教育家帶着孩子來會人，而此人早已遷進城去。一個小孩便被拖長的蟬嘶叫來，望望高處亭亭的樹葉開始向樹上爬了。我望着……社會將來的主人翁，這天真的童心，已動殺伐之念了，生物的磨蝕啊！人類的磨蝕啊！

我不怕他得到蟬，那蟬在高不可及的巔頂，我卻怕剛攀緣上楠樹細枝的牽牛遭了損害。我伸出頭來叫止着。

下午，太陽落土後，出去一看，果然，葦傷了，葉子萎皺了，頭俯下了。我祈願牠的生的力量未竭，我祈願牠有甦醒的意思。於是我灌了水。而天天早晚像看護病人似的，去存視牠。更搬來一枝蒺藜倚在楠木樹上。早晨九點後，替牠遮上了被頑童們撕下來的芭蕉葉子……

幾天過後，萎縮了的藤從新長起了細細的茸毛，小小的嫩葉又點上了輕綠，從低下了的頭頸處，又爆出了仰望萌芽來。

蟬又拉長地叫了，驕陽過後，雨膏潤了土地，發出了草和泥的氣息。牽牛藤慢慢地緣上了樹腰。不幾天，綠葉鋪張得像一把小傘，花蕾現了！而人心也喜悅了。

今年的美人蕉最可憐。那麼憔悴，瘦削、黯淡，花紅得只像肺病婦人的「子午燒」，再也沒得吐弄天矯火舌，招展赤幟的雄姿了。

這兒幾乎可說，沒有人愛惜花。春來，美人蕉的頭從地上剛鑽出來，像農夫手背上的紅斑。等會，昂起了頭，像初生未睜眼的幼鼠，也像嫩嫩的薑指。再會兒，小小的芭葉展開了，像一柄女孩們在端午節歡喜揮動的小扇，像小人國船夫推動的紅槳。可是，人踐踏了，踏進了泥土；羊吃了，吃進了腸肚。小孩們歡天喜地來了，也歡天喜地去了，地上滿是撕破了的蕉葉……

而美人蕉仍像封神榜上的妖人，頭砍了，一冒白沫，又長起了一個頭。美人蕉終於沒有死。卻長得瘦瘦的，也都像些侏儒。四週的蔓草未鋤，也就缺乏營養。有的花開了。而開的總少，大多數都沉默着，牠們各有够回味的畸零生活史啊！

一九四三，九，五晨。

憶 舊

又回到我住過的屋子裏來了。

把床鋪寫字臺書架箱子安放好，除了幾件從前沒有搬來過的傢具，一切都照原樣。寫字臺是初到這後壩來時新置的一張，上面有我的舊好用刀尖刻上的字紋。雖然破損了，退色了，我可捨不得掉換牠。牀也是那時買的，椽綳子有些壞了，但臭蟲卻長得不多……

牆新粉過了，我掛上幾只大大小小的像架：我的父親，海涅，托爾斯泰，莫娜·麗薩，和抱着私生子進教室的甘淚卿。

門上一切如舊，我從前釘過的門扣，我用唱片細針和圖釘釘在門沿上的一小疊紙，使門容易關合的，都如故。窗子上缺少了玻璃的沒有添，玻璃破了罅的，仍貼着

我用漿糊粘上的郵票……

我不僅有着長途旅客走回幾年前歇過夜的旅舍一樣的感覺，那旅舍裏面，消度過生命最平靜也最變幻，有如深沉的鏡面的海底，有如莫娜·麗薩笑渦裏一樣聲與色的日子，我簡直如同會見我的已逝的年華，我恍如捉着永遠在我靈魂之前隱隱現現的有血肉的人影。

我進門對牠打親切的招呼。我又來寢息工作思感在過去的歷史裏了，只把現在的生命的血流灌注了進去。

窗外新割後的禾幹疏落成堆，像外國女人金黃色的髮髻；打禾聲時有所聞。遠遠沿溪一帶高低的樹子，已顯出沉鬱的黝黑色，隱在枝葉間的屋脊，比幾年前更多了，窗外右邊的草屋，泥牆猶新，像已換了主人；左邊的瓦房間雜草房，我倒還記得是遭過一度失火後新建起來的。

人們似乎多生活在遺忘中，而我卻仍然活在我的歷史裏。生命一天一天地擴

延下去，而入海的江流總是與源流斷不了緣的。

不久便當是靜觀火炭成灰的時候了，而遠遠地鐘樓上的鐘聲，半夜裏乘着月光來扣我久閉的心扉的故事又可重聽了。

我是一九四〇年秋初(?)初次遷住這間屋子的。再次年的初春，可記憶的二月，我搬到對面的校舍裏。現在是一九四四年的九月，我要對我的老朋友說，『久違了，一別二年半了！』

中秋後

中秋。天不高，氣也不爽。已涼兼已寒，溫度和前幾天相比，恰似一個飛躍，人不警覺便傷起風來了。心事如秋，便居住在歡天喜地的人叢裏，也孤寂得像老僧一樣，只差一顆如冰的入定的心。眼看蔚藍天幕，不知破上了許多洞，也塗上了許多墨。太陽膽怯怯地在躲避現前圍進的浮雲，更早經歷到（來年的）陽春尙遠。夜裏沒有圍圍的月；然而烏黑也微微透露點光芒的天空，卻並不是悄靜的。

樹枝在微風更兼是冷風的搖曳之下抖擻，老了的葉子離了枝，幾翻身回到塵土裏安息了。而枝頭枝旁卻偶也發現着幾點或者幾片像清明前摘下的茶葉似的嫩黃，老樹的生意也還是滿懷希望的。依舊曆講，才中秋，不到重九，還有一個小陽春呢！新的一代，自然在胎孕中成長到他們當來的時代，而原來的一代，儘不甘死滅，在

掙扎牠們的存在。果實纍纍，不論大小酸甜，無不是盡性地生，盡情地長，盡力吸納天地的滋養，而後結下的生命的結晶的。

心裏一動，幾度想提筆寫點什麼出來，可是凌亂得很，也雜多得很，理不出個頭緒。筆枯得恰似自然的吝嗇，今天竟沒有賞給人們幾幅新的雲彩。近一久來，都生活在鉛色的重壓中，每天四點鐘不足，三點鐘有餘的伏案工作，使人重新感到左乳近旁的痛。於是工作怠惰了；是不甘願的。便想『收心上靈山，』從紙堆裏過蠹魚生活，不講爲天地立心，也不求爲生民請命，然而生活的安定總是需要。安定——這倒不是衣食住的問題，而是靈魂的不自在。業報的蛇，是只有帶將到泥犁裏去的西方的哲人說過，『沒有自由的安全，是奴隸，』而沒有心魂上的解脫，才真是獄囚呀！是負着涓滴須盡，而取償於生命井泉的負債的獄囚呀！

這就已經足夠替我解說爲什麼我不注意我的軀體上的疾病與生死了。夜，停電。早睡。托爾斯泰說：『一個人在睡眠之中，至少沒有在犯罪。』而夢境是自由的。是

自由的罷沒有陷穿，沒有羅網，天真的，情感可以自由宣洩了；自由宣洩了，而又不是在犯罪，爲的是赤裸裸的，真摯的，無打算的。果然的嗎？——不是在犯罪……這麼一想，我果真也就投身到睡眠裏去了。

一醒來已是第二天。

天色已白，東方不見朝陽的霞彩，幾隻黑鳥叫着飛過去了，窗口外，一張蛛網上尙懸掛着個被絲裹着的乾癟的屍體。而蛛網到處都是啊！

晨

一個速寫

一樣早起。室外冷清清地，也冷冰冰地。不忙去看寒暑表，想，不會高過華氏五十度罷？昨天早晨還覺得寒氣侵逼呢！可是，窗玻璃卻浮上了稀薄的淡淡的光，最先勾引人走向那兒去。推開窗，臉上一抹清涼。一口暖氣不經意地吐向漠漠的空間，只微微一裊就消散了。對面，龍泉驛山埂依然不見。卻張着一幅漫長的，厚厚的，青黛色的幃疊。

在疊幃的右上方，浮着無數個金色小島，浸在蔚藍色的天海中間。那曲折的金色港灣，柔和地勾勒進來，圈成一個個大小不同的內海，又慢慢地逶迤開去，伸到遠遠，遠遠，便將金色淡入蔚藍，融成一片了。

左邊，湧起的耀人的金色浪花和浪堆，向上不住騰蹕；燦爛而輝煌。若干顆帶着光芒的大小金星從青幃背面穿濺出來，貼着不動了。像青色天鵝絨袍子上鑲上金碧的花朵，花蝴蝶。漸漸，漸漸，後來，一剎那，從沸濺的碧海金波中托出了一個耀人眼目的光球，金矢四射——多美啊！宇宙的主角上臺了，一聲歡呼，喝彩，從遠近，從一切生命的心魂叫出，我的心也和應着。我聞着了田土裏衰草和低垣上殘竹的舒暢的氣息了。

早先，當太陽還沒有赤裸裸地走上來，青幃下面，遠則淡淡，近則稍濃，更疎密不等地，行行排列着一些籠烟鬱霧的寶幃旗傘，都捲裹着，只長柄植在似土似烟，又似一大堆黑羊毛裏。又像放大的了的青色蕈菌，像密集成團的人馬，像幾所大小的古舊堡寨，早絕滅了人跡……

一忽兒，太陽出來，青色的幃幕撤開了，顯出無邊無際的霧海，海上太陽傾瀉着光浪，拖着光帶，掣着光蛇。把那些寶幃旗傘人馬堡寨一齊遮盖了，吞沒了。先前的金

色小島，鑲着金邊的屈曲的海岸線都遠避得無影無跡。在新的開展的蔚藍海裏，只極其疎落地浮沉着三四只光色的海棉，水母，鯊魚……

這時，身上感到烘騰騰的暖意，便把眼光從遠處收回來，向近處一瞥，約莫三丈遠，一顆在秋色中，在霜露裏衰頹下的樹，牠那鈍重的一籠敗葉，卻在陽光的沐浴中，幻化成嫩青帶黃的婀娜婆娑色相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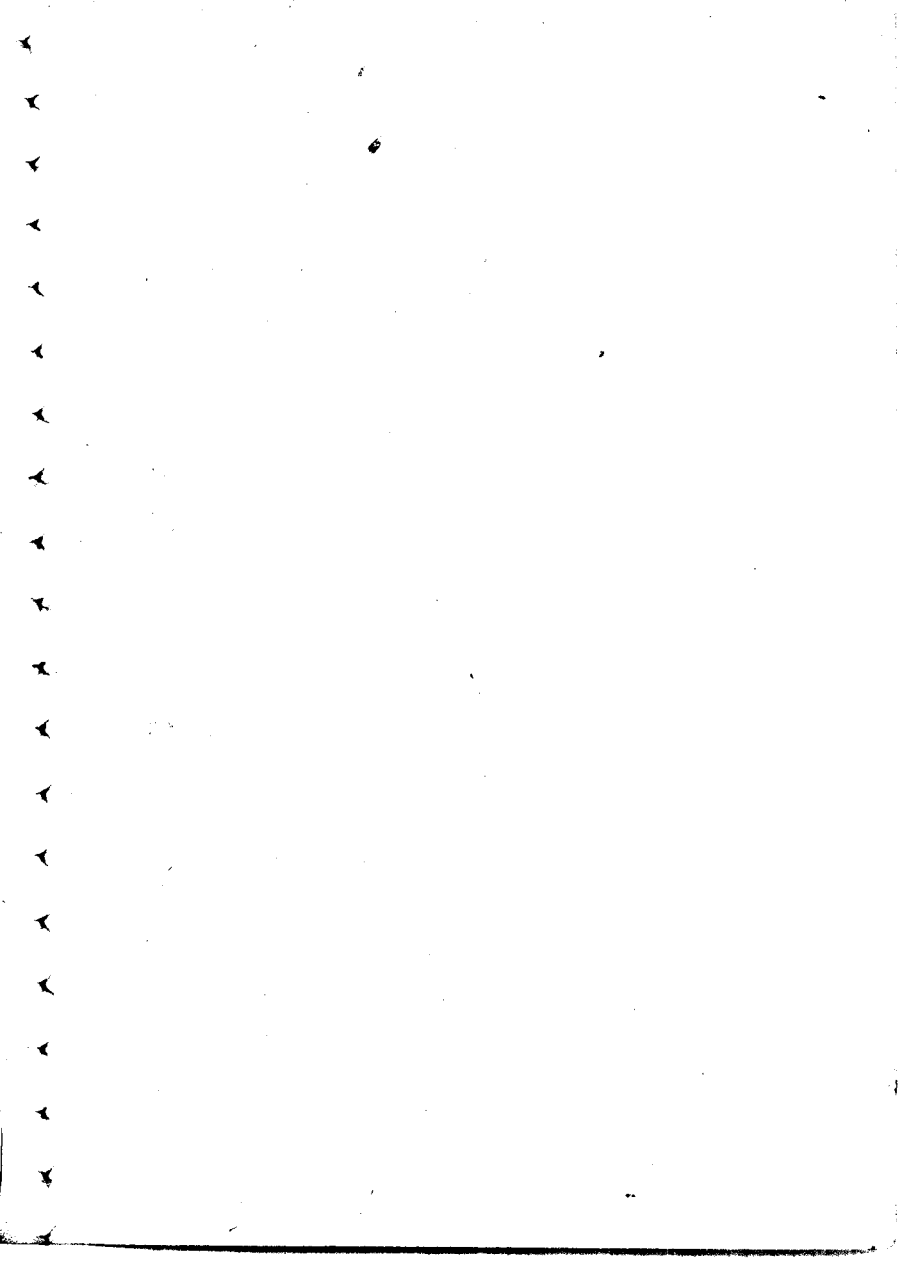
人在病中，像仗馬寒蟬，像土撥鼠。一天四周總是陰暗，總是砭人的寒氣，於人更添得病，更添上憔悴了。不慣於這樣的姑息和怠惰，前天，勉強起來，東塗西抹一會；昨天，也照樣，仍感到意志力已敵不過衰憊的病體。昨夜，當熄燈就寢時，便對自己吩咐道：「明天要打點精神起來了，——來一會決戰。」

可是，這樣好的小陽天氣，天地開關了，草木蟲豸，有生之倫都伸了蹉曲的身體，吐出濁氣，揚起頭欣然四望打招呼了。今年，在這兒從沒有過天高氣爽的日子。人，如何可以永遠扁閉在土牢裏，陰室裏，靠着舊書破紙做食糧呢？於是，決了心，今天走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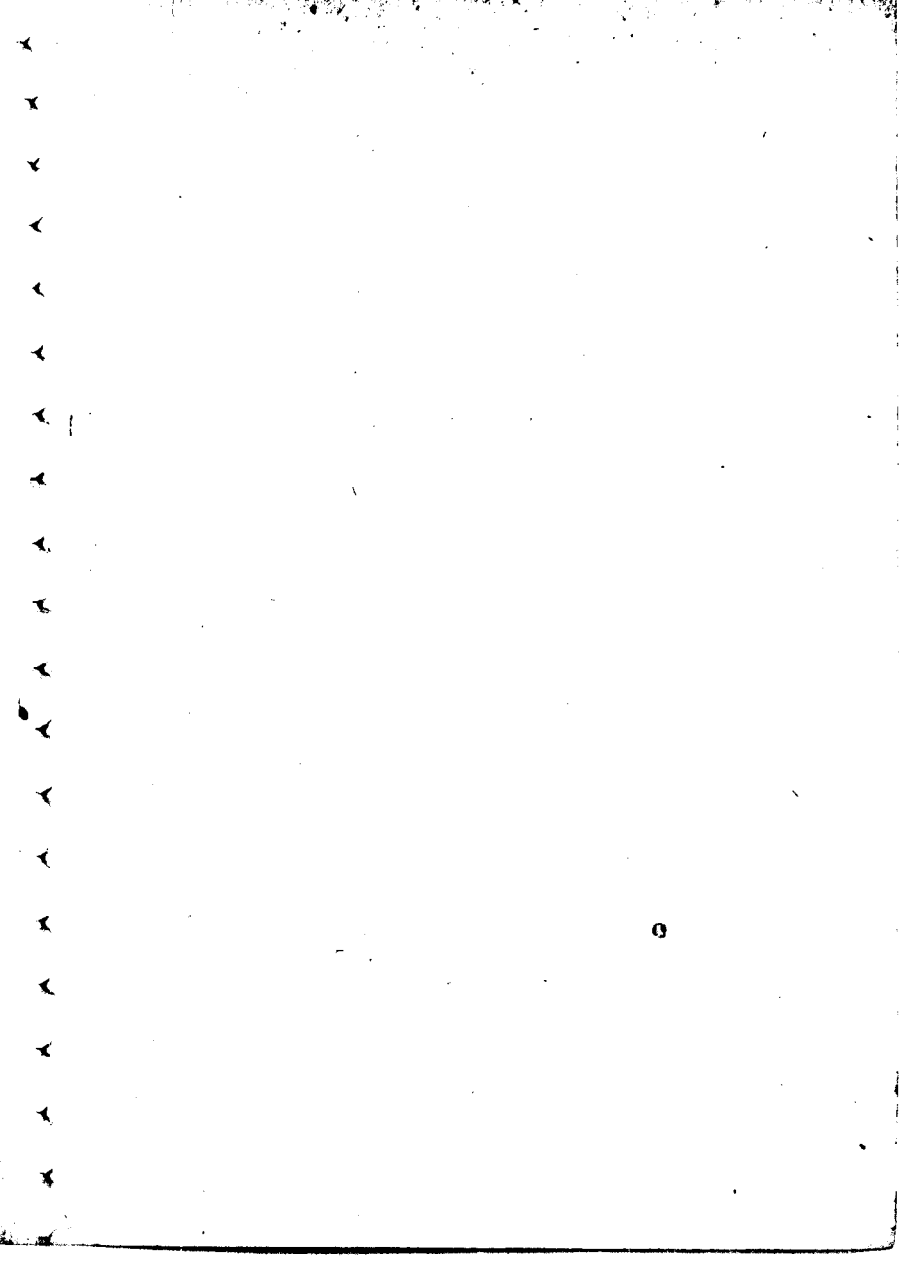
門去，走到空闊處去，浸沐在溫暖裏的陽光裏，盡情地吸口新鮮而自由的空氣。是回春，是甦生，是生活啊。

不是嗎？村舍冒上了縷縷炊烟；烏鴉成羣地在田間飛來飛去。勤勞壯健的農夫已架着青牛工作在田間了！

一九四四，一一，六，晨七點。



第
二
輯



生命的歡樂

有一星期以上的陰森天氣，輪替着雪霜雨霧。又只那麼輕描淡點地，除了兩天早晨頗大的霜外，大自然總是那樣表現曖曖而不明朗的姿態。就是霜，也還下得不够大。要不然，當天，或者第二天便有紅鮮鮮的太陽了。

這和暑天的「密雲不雨」那樣鬱熱天氣一樣。只差把夏天的焦燥換成冬天的蹉屈不伸。但總又一樣地希望來一個「極」，因為「極」之後會有一個「變」啊！

是一九四四年的最末一夜。我記起我提起筆寫下了「我就不送一九四四年的今夜，也要過去。」又寫「我只默然以「不會怠惰過」五字來餞別牠；而又將以「不會怠惰你」來迎接新年。」於是便腕底枯索，只好放下筆了。

而不知道便在那一晚死去一個詩人朋友。而這消息是隔了三四天才從同事 S 處知道的。於是弔喪送葬都一概免了。只歎然於死者的弟弟，我和他更交好，不會通一紙去慰問他。從病以及其他生死條件來說，我和死者會是一個死已現前，一個即將輪到。這叫時代給我們的命運，要掉翻命運的輪子，正如同在鬱熱時希望霧颯，在曖曖時希望大雪一樣。死者並不死，便連我自己也提早計算在內。我相信，爲的，我們並不會妄擲過生命，而且理想並不會隨我們的肉體消毀於無。「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正是一個好的「比也。」

最近，接到一個早年的女生來的信。她告訴我，她「從軍」了，「一月前離開中大」……覺得我所離開的地方，目前并不是令我留戀的，我是想在這一個戰鬥的時代，去看看那個戰鬥的世界，過兩年戰鬥的生活。「我要用事實來證明，永遠地追求真善美。」從我知道她的程度說，我相信的。好幾天前，我讀到友人先憂談「忍」的文字，我明白那是爲誰寫的。昨天，我又得知他被債主逼迫的情形。我更想

到他寫的文章，也正如寫給他自己去看。空口的同情，在現實派眼裏是無用的，因為牠值不了一根紅苕。但同境遇的戰鬥者的同情，卻彼此給與慰藉，溫暖和鼓舞。先憂有他的基督在心裏，他會戰勝魔鬼。他的過失（如果他有）會得到寬恕；而他的理想，會以他的掙扎的行爲來播散種子。這也是『過戰鬥的生活』。我相信，我這不是阿私朋友，也正如我並不『落阱下石』。

這一學期來，自省對於學問並無長進。我不能推過於忙和病。我敢說，忙也有看書的忙，而病，也不會拋棄過工作。也許是爲的興趣不專，意志不一，但我也可以有辯護的充足理由。這倒不算得『飾非開過』。時間，精力，資料……都不許我有學『像一個專家』那樣的可能。（自然有的『專家』過的生活，會比我更窮且忙。但這不能取銷我的理據。）而勞勞攘攘，在假定自己的短暫生涯之下，要從一絲一忽土面起，向下攻鑽，既不可能，則又何妨學一條出土的蚯蚓，在廣闊的天野之下，瞻望掠過的落霞歸鳥。也許這已經算是一種自私的享受，但何嘗不是一種生活的修養，一種

吐放前的吸納？爲着生存的『世俗的』一方面的理由，已經甚覺煩苦；若再爲着浮名的，『世俗的』另一方面的理由，則更將有所『掛礙』，有所『恐怖』了。

得到朋友們的消息，得到相識或不識的青年人的問詢和生活的告訴，對於我，猶如在一一片荒寂的心田上長出綠苗，冰層下一聲魚躍，深夜裏一響鐘聲，更如我今早晨，推開窗，伸出兩臂，歡迎的新陽。我感到『生命無處不在』，『生命終將得勝』的歡樂了。

一九四五，一四，上午。

生的「門檻」

生命，沒有苦厄，便不是生命，活的意義便是踏過苦厄。前一段是準備體力，精力，與知識意志等等，以後，無論是戰勝了，或戰敗了，總是永恆的安息與和平。有的人，克服了死，敢於面對死而克服了死，從死那兒，奪取了榮冠，而永生不朽。

這不朽，並不是定要播轉在人們的口上，或印刻在書版上。

但只於飲食起居，男女鄰里，便可以好好地生活。所謂好好地者，在我是認真地的意思。而認真是和開玩笑和戲耍相反的。將對方作為神聖而叩頭如搗蒜，自視若奴才，固也不必；可是將對方作玩偶，也有損於自己之尊嚴。——以有損於人類的尊嚴故，便是伊壁鳩魯或楊朱，就其哲學本義，也不是要以「他人」為自己生活之工具的。

到必需時，奉獻生命也可以，那必需，不是世俗的打算，但也算是一種打算。這打算，只是自己的私利或存在作為獲取我以外的人（們）的利益的資本，而並不想自己攫取贏餘。

立定一個生活的目標，固難；但這種「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或「己欲者亦以予人」倒是愚夫愚婦，引車賣漿者之所能。我並非說這是人性所固有，但卻是非常容易從實生活歸納得來的教訓。也許這就叫惻隱之心罷，是「不忍之心」罷，而這即是「真知」亦即是「理性」。人心之所以「靈明」者，寧不在此？

不能反躬而求，不能反省，不能忠恕者，是決無望其能克己。因為那庸俗淺薄的偽個人主義（實則是自我中心主義）把他在人我利害的歧路上迷惘着了，或甚於拉着，回了頭。

這些，非常平凡，竟是老生常談，寫起來也像說起來一樣容易，而力行則每不勝。而於是錘鍊，而於是，猶如投身煉獄——苦厄是難免的。

有多少讀過屠格涅甫的散文詩門檻的男女，都受了感動，而自許他們也要踏進那『門檻』。可是，我說，那樣的『門檻』不只橫在做『革命家』的路上，人生的路上，處處都有。人一生下來，那門檻就給他預備起了。那是超凡入聖，或說出死入生的必由之窄徑。

最大的悅樂留在那門檻以內的遼遠之處，而那不是無代價的。以勢利財貨美色機智，都不行，而必須以『犧牲』這是給自家的生命的獻祭。

請拋下你浮在舌頭上的高貴的理想。因為你要是沒有踏入這門檻的勇氣，熱忱，與意志（還要）忠實時，你不要以為你舌上的理想會給你長上翅子，飛越過去。浮士德在什麼時候才叫着心滿意足，而覺得時間也可以停止了運行呀？那是經過了多少苦厄，而終於得獻身於大眾的福利之時。

他叫了，於是他感到生命之充盈與幸福，而於是他便永遠安息於那法悅裏。他是成功者，而成功者也未必盡是永生者。

你要解脫你的束縛的呀！好的，然而有些束縛是與人之所以爲人者那義理以俱來的。自由是可羨慕的，然而自由的必需的本質便有『責任』（義務）。說句不很恰當的，但倒也方便易解的話，生物之『責任』存於本能；而人的，卻更牢牢繫着於社會——人與社會，社會與人之關係。蒲魯東高唱自由，但叫人莫怕自由會讓出亂子，因爲自由是不能脫掉責任的。可惜羅蘭夫人早死了……

話也許說開了！拉着爲止。

心之訴

一 關於「死」

我還不曾到我時時刻刻記望着『死』闖進的年齡；我爲什麼不能擺脫這『死』之一念？

我對人說，我『時時可死，步步求生』。我懂得生的喜悅，我感覺得到死後的虛無。我自墮地以來，便與疾病掙扎，也冒過幾次『非正命的死』的危險。站起來了，雖或也偶爾斃命，但也隨即站起來，難封口的創傷是有的，但牠們不曾制死我！

我沒有到哥德叫着：

『這樣我可以對「瞬刻」說了：

您是如此美好，請停留些兒。

我在塵世留下日子的痕跡，

也不會因年辰而和世界睽離了！

我在這般崇高的幸福的預感中，

在最崇高的一瞬，

這幸福，我享受。」

的時候，『閒道』而寧靜以死，我何能辦到？六十歲的父親，凝結其感悟於『一生只爲多情累，萬事無如寡過難』兩句裏面。有人指斥我是『不敢勇敢地愛，也不敢勇敢地恨』的人！我記得十幾年前曾經懷着悲憤的火，以行爲來證實我非羅亭。其實羅亭這人，仍不無可愛之點，雖說他本質上並不與我同類。而今，我開過不很繁盛的花，我更不會驕傲於我頗經霜雪的童年。我不自命爲天鵝或鴿子；我雖『擎空不高』，但也『捨死鼠不食』。現在，花開過了，謝了，也許要結下一顆蟲蛀的，未熟先落的苦果來。我不曾想着以這果子的苦味來報復我的仇怨。仇怨是有的，但我卻不仇怨人！讓仇怨我的人便在我死後也不寬恕我罷！我想，我雖不仇怨人，倒不是『不敢』，這

是要說也說不清楚的。『蓋棺并無定論』誰的錢多，誰的黨羽多，誰的子孫多，誰能够多『鄉愿』一點，勝利便終是他的。我不爭於生前，我何必貪望於死後？

至於說到『寡過』那真是妄想。因爲所謂『過』也者，要是自律，已屬難能僅有（孔夫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我所以說『僅有』但我疑心這話的邏輯上的真實性。）因爲自律，只有一個標準，若果一個人能够反省而不自欺，寡過原是可能的。若果在仇敵者甚至抱持相反的道德標準的人（這個時代，標準既紛歧，猶之武器，只要肯用來刺擊人，則總可以『得心應手』的。）的眼裏，則也許竟現出個『九頭鳥』的怪物形相來。至少也被謚爲夢幻者，謚爲愚者！

所以，我儘想得到，我雖乾乾淨淨生下來，卻定會滿身血污地倒下去。
這倒是人們所樂意看的：

他們望着我的背，遠遠地，我倒在泥塗中了……於是，一團微弱的噴嚏。
然而說我不曾勇敢地愛的人是誰呢？

我想到梭福克勒斯 (Sophocles) 的安替哥尼 (Antigone) 而安替哥尼在對妹妹私訴時，在犯法時，在被捕處死時，在斷絕呼吸時，都有人洒着同情之淚的！

但我還不想死！

到了必得死的時候，我也抱着征服死之一念而死的

爲着愛，——爲了必得有一個人獻身於祭壇之上的時候，便讓我來祭壇上的神啊！你可以讓我把你的名號宣揚出來麼？

然而我畢竟是有過的！

所以，我終於要倒在我挖掘的墳墓裏了！

而明朝的太陽，仍照着於敢於負着流血的創傷，受着詛咒的毒箭而踏上寂寞的前途的人！

一九四二，五，二二夜八點半病中。

二 宣言

人生「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這似乎惟聖人始能。我今年三十七八，快四十了，還未能立定脚跟，而不免偏偏倒倒。懷抱着不惑的真理則有之，要行爲舉措都無所惑，則所差甚遠。我不是人無責任論者，（雖說我也不至於認爲人是絕對自由）因之我似乎是一個心境上永遠超拔不了的重負者。因爲我靈魂上積聚的渣滓太多了罷？要是我沒有從十三四歲以來使崇信的真理，作爲我迷惘時的警號，我恐怕早遭了滅頂之禍，墮入泥黎了。

而今，我帶着心上的荆棘，更想不哼一聲呻吟，而站立起來。我將如何以這「餘」生去贖我的罪？猩紅文刻在胸上，正是時時刻刻的提刺的針砭。我欠負於愛於友情的太多了。

至今我才知道作人之難，與生活下去的不易。幸好，幻想逐漸消滅了，而理想尙

存在。立脚於實地之上，理想的種子才生出芽來。虛幻的花開過了——『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我該是悄悄地，結一枚鈕子大的苦實的時

一九四二，六，一八。

冬日夢

——給一波

時間不像是『度』過去的。在所謂『度』的當中，人總是個主動者。而實則不然。回頭看，我們會驚訝於牠過得像逝水一般之速，一年半載，只消時鐘『的……達……』幾響。然而向前看，則又是那般茫茫，——誰能看穿濃霧，知道將來的消息是憂是喜？人，猶如站在面對上游的急流，過去的，他挽不回來；現在的他把牢不着，像一匹無盡的流泉，要析取縷縷的絲，繫在指上，是不可能的。不管是焦煩人的事，牠逐着水波來了，我們最好的打算，就只有將脚跟牢牢立定。將心上的塵灰掃盡，來照取或鉅或細的各色形相。妍醜自有好惡，而過去即已無痕。這——據說是聖人的『不遷怒』的至高造詣，我的心瓣上已滿是癍痕，牠們將和此心同生同朽，如何可抹？幸好明靈之處還有，而癍痕卻使由明靈之處襯托照顯出來。從癍痕處知道自己，從明靈處攝取

萬物於是我便也欣然歡迎着滾滾浪波載來我的命運，就是『命運』到也不覺得如何的難測與可怕了。因之，對於『未來』來得快慢，也就無容措心了。

● 世界縱是那麼廣大悠久，而人總比幾何上的『點』更實在些。這一『點』迎來了，又送走了許許多多不能算長短的名號加上的時光，於是，這一『點』也輪着自己已被時波載着走了，而即使載入了『遺忘的大海』這一實點，也絕不會變成虛無。我至少，在已成爲這一點上，是滿足的。牠在和來來往往周圍的無數『點』打招呼，『以生息相吹』，喜悅於牠們的好運，悲憫於牠們的不幸，也——敞開胸懷，讓赤裸裸的心和赤裸裸的心對面，叫號也好，啞默也好，儘熱血鼓燙而跳躍，到了牠不得不停息了那一瞬。心是紅的，但新舊的創不是沒有的。牠不計較人們的記憶終究要贏給虛無，而世間的定論也難免於『勢利』。

愛生命，甚至愛殘缺，以憐憫的心眼，哀矜愚昧與癡頑。早晨驚訝於恆河沙數的輝燦的明珠，點綴在枯黃的草葉上，知道天心也不惜夜夜分給每一莖草葉以一滴

慰安之淚。誰說這樣的心沒有愛，誰說這樣的心，該永遠賃給『憎恨』作居停刻上愛字的瘡，也許會迸出血來濺在『仇恚』的臉上，而牠本身卻是丟去了仇恚的根
菱的啊！

天地沒有言說：但繁生的吹息裏，要轟着巨雷；肅殺的冰霜後，又颯着溫暖而慈惠的面孔。爲了什麼啊？你，冰霜，你具有摧擊的大力的轟雷？毀那當毀的麼？毀那自己已經蛀蝕了的麼？

於是，我直覺到終有那麼一個普天之下，人類的心都奏着諧和的曲調的日子。而我便將在那宏大而無盡的交響之中，以一個伴音而存在。我喜悅了。於是，我這一實點，便在遺忘的大海，從悠久得不記年辰的夢裏，醒將過來。

承得朋友們關心着我的病——在這樣大的時代中，我雖也歉歉於我的病，……而以生活在勞瘁裏的一個渺小的人物，『和光不同塵』誰能免於病因此對

於自己的病，到反而比那些「團團」者的「團團」、「便便者」的「便便」更覺值得喜愛了。像一架有了損傷的機器，牠不致突然便停止轉動的，只要是牠還不缺少動力；牠的機構還不致破散而不可收拾。對於橘，——承得朋友們的關心，也是一樣的。她不是從溫室裏生長起來，她也飽經了多次霜雪。也許風斷了松枝，會打傷了柏枝，也許朽折了的蘆幹會壓傷了荷幹，然而不幸的命運會使不幸的呼吸相通。不過，我倒是應該向愁起綠波的西風的好心，深深致謝的。

一四九二，二，二〇，夜。

在假中

在暑假中，已快半個月了。謝謝關心我的人，對問道：「××還不會死嗎？」的另
一種意味的關切者，我也懷着感激之忱，說：「還活着在，雖不算健在。」倘使我的生
不是致另一個人的死，則彼我皆存，或相忘於無言，或共體於痛癢，倒是我所祈請於
魂夢之中的。

是的，生事已多艱！飯蔬食飲水，在陋巷，儼然只是一個人，而無室家之奉，——而
關切於休戚者，又豈當止於室家？——則區區倒也不致無樂。然而不然！雖曰「餓死
事小，教書事大」，不羨夫早變身為商賈之師儒，或半是師儒半商賈，但只消餓而至
於半死，則書也是教不得的了。而又可告慰者，亦未至於餓死，雖前途越茫茫無把握，
連一技之長已似不足恃，而警心於自家餓死之一事，依舊是沒有的。因為到得那時，

便可一了百了了。曾記若干年前記得的笑話，「……衣雲（一朵一朵）帶竹（一節一節），鞋海帽江（無底無邊），謀得一館（非教書的學館實指茶館），奔走遑遑（而今教書之人，誰不奔走遑遑，也少有不一身而兼事炊爨漿洗諸事的）……」至今卻成爲寫實到自家人身上的妙句了，不過，真的友情，熱的關切，卻也見於此種時候。而關切者又正坐實是一批如我也者的窮措大。已經跳過龍門的鯉魚，則早已圍圍洋洋，掉其金色之尾，卽或掉頭一顧，則罕有不出聲而笑，彼輩跳不過或竟不跳龍門之魚鱗小輩，無出息，不見機者。至少亦以爲爲雀者足於一啄，半啄亦可，半啄之半亦不當叫饑叫餓，而自身則「以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既已化而爲鯤爲鵬，則要他記起淵池小輩，則是不足以知英雄及其氣慨的。道德冠裳，功利本色，成功者多是此輩。不知者愚，知而復道出之者，則爲不識相或犯因「眼紅」故悻悻之譏，亦屬不智。

在假中。這「假」字不含蘊每個人的休息。只是掉換一個工作，或重複過去若

干假期中的忙碌而已。呱呱而啼，以及垢膩亂聒者雖相繼不在身旁，反而換來寂寞之感。炎夏天氣，西曬的陽光，從近一點到六點半，使室中人如置身沸鼎。窗外生意疲乏的草葉枝柯，待到星月上天，仰望於銀輝之撫藉，與甘露的來蘇，而人則仍惟有對意志抱慚，蹣屈於疲乏中，將一天未竟的工作送到明天去。夜半帳外蚊聲若雷，夢魂復驚擾於渾沌無理的幻景。幸而彈力尙未過臨界，彈簧尙堪受生之苦厄，沙漠一望無涯，駱駝也並不空作綠洲之夢，則明日上道，步步沉着，亦原是駱駝之本色。

所最不幸而搶地呼天亦莫之應者，是今而後乃爲無母之兒。母親一生勞碌，晚年又復遭受住屋炸燬，子女、孫、媳喪於敵寇暴力之慟。無家且失助，顛沛復流離，甘旨醫藥皆缺，則沒世未始非唯一的寧息。而今，她的子女都在困乏中掙扎，也都承襲着父母對正義的飯心和服務的忠誠，承襲着母親對不公不正與艱窘的命運之沉默而不屈的反抗精神，與穩定沈着而不退轉的步伐。我的八弟死於是，我的十妹死於是，而今一妹兩弟，到得他年歸命於天的時候，亦可預告無慚於父母的。

一生不知尚餘幾分之幾，然而若從事功上說，無論爲人爲己，強皆失敗。熱情是有的，今天雖覺已無澎湃蒸騰的氣焰，而真誠與貞固則依然不變。今天，我給一個同學的紀念冊上題着『不要自畫境界，不朽有三，立德者非必皆英雄，非必有煊煊赫赫之事功，非必有文章論著。所謂庸言庸行，塗之人皆可以向高明之極而上躋。不需他人之承認而自得，然非功利之私的自得。且所謂不朽也者，也當不計算於心，或仰望於他人之口筆。』大意是如此的。若從這個觀點說，我也無慚於失敗，而無慚不是自滿。即使是失敗了的作品亦即是『一種作品』，失敗了的事功，亦當是一種事功，只當不從功利立場上看而已。社會上不公不正，百孔千創，根核所在，理論上未始不可藉大刀闊斧而盡鋤，但是此已活過數千年之古老社會，自有其文化傳習，雖不惜棄擲糶糴，也無用迷戀骸骨，然而終不可全盤無視。於原則上不可，於技術上不能。今日不可全然歸咎於民智不開，或比德不講。但從民智民德的文化方面，從事於拔剔那扶持社會不公不正的根株，撤毀那蜘蛛絲網，則雖非『足夠』亦是『必需』的。

工作。至於濫注的是什麼一種智，陶冶的是什麼一種德，那倒是非常值得考究的問題，我當於此不論。我只覺得全然認為中國社會是獨特無二的，牠的疾病，與夫療治牠的疾病的藥石刀圭，都要是牠的獨特的一種，那實在是太頑固而淺陋。但說，全然不顧牠的獨特體質與習性，亦非醫家之所宜。於此，我不想再陳膚見，但證明自家對於社會改善，未見事功，在理解認識方面，也有未到之處。不過，也並不是說，要藉口於求了解社會，遂與社會同流合污，或似置身迷樓，徒驚炫雕梁畫棟，以及一磚一石，於連此社會之污濁處，與此迷樓之是『一座迷樓』反糊塗不曉。即是說，總不因一椽一楹之尚得選擇和修治，一灣一轉之尚得瞭望過明晰，因而拋卻舵向，改變東西的……

一九四三，七，十七，正午之前。

心字

暑假完了。不，在我，應該說暑天完了。無論從手腦的勞作上說，我都沒有假期，已經不只一兩年了。於是精神被意志鞭策起來，也站在意志一邊，和身體的疲乏作對。這不是沒有憐惜之情的一則，這種駱駝似的性格已經鑄塑定了，閒不慣；二則，也爲着驅遣寂寞的心境。我幾乎住在一所西式的古廟裏，伴着我的的是幾個工友，而他們也少有半天全數同在的。雖有過好幾天的熱鬧，卻毋寧說是聒耳的嘈雜，使得人厭煩。於是，連蝸牛的生活也不如了，有的是整日躲在殼裏的心情；而伸出觸角來，雖緩慢卻不斷向前方左右試探也不想。於是倩古人作伴，聽一些平凡的或不平凡的男女在各種不同的命運中言語。天地突然寬廣了，時間伸入過去，擴展到想像的空間；而自家的心魂，也得着對人嚶嚶訴說衷曲的機會。不要說，把現在換與過去，把現實

換與虛幻，而逃禪於怠惰恍惚之境。實則世界的殺伐之聲是震耳般聽得見的；每一社會角落的弱者的幽泣和強者的橫暴是朗然在目的；無聲的罪惡並不能逃免於心眼的燭照，而未來卻將來的理想境界是輪廓分明的。牠要的是拋掉蝸牛角，要的是當車的螳臂，而那樣的螳臂的億兆京垓的數目，會鎔鑄成不可屈折的巨人的鐵腕。我是期待着的，期待着我的十分的。

有人背着說我沒有熱情了，是冷酷的理智；是內向性的人，大致如此。假如說熱情像一發即熄的烟火，或一燃即化為灰燼的泡炭火，則我確乎已不貴於這種『激情』。熔鋼的白熱之火，不妨蓋上一層灰，猶之海底激盪的無休止的波濤，儘可裝上一口和天地相接的平鏡。那是與生命以俱久的，與靈魂以俱選的，理智不選，更難得寬之以酷。理智是血肉的，淚汗的，肝腦的人的理智。而冷酷的，則是蛇性的機智。那麼淺淺經歷與閱歷，而不以敞開的胸懷接待一顆飽經霜雪的赤心，他，何曾懂得內向性原不是天生的胡桃殼，而裏面躲着一個冷酷的么魔。我明白一種內心生活的人，

他的宇宙廣大而深邃，更不會築起圍牆來和外面的世界隔絕聲息。反之，他內心有的是戰場，——因為他還不會達到超凡入聖之境，而他卻又以深切的，更多帶些像脆弱的感傷的同情心和世界上的求援求助以及聽取控訴與哀怨的心，同樣跳動……

記得有那麼的一天，我偶然記起了霍桑氏的猩紅文，我在一張碎紙寫下了好幾句「對話」(？)：

「當我斷氣時，我要說：好了，讓你們來裁判我吧！」

「可是，拿什麼標準來呢？拿胡亂的，拿互相矛盾甚至於自相矛盾的麼？」

「還是讓神來裁判吧！」

「要是沒有神呢？」你問。

「那末，我自己已經把我裁判够了！」

我已經把我裁判够了！而於是我得了寬恕，我得了理解，——因為我得到理解。

在煉獄中靈魂長出了健壯的羽翼而騰昇。

爲的什麼？

「凡自強不息的人，我們能將他救起。」（浮士德）

「是自己使自己昇騰。」哥德在另一處說：

「不要那樣躊躇！」

請讓我朝天堂裏走，

因爲我不枉做了一個「人」，

便叫我「戰士」也配受。

請睜開你一雙銳利的眼，

這兒一顆心你當洞見。

看，有惡毒所遺的生命之傷，

看，這些是歉情的不滅的傷創」（舊譯）

這是一齣『人的平凡的悲壯劇』而和俗說的英雄的悲壯劇少有關涉。一是站在萬人頭頂上的尖峯，一是金字塔下的奠基石。平凡的人，我想該是在悲多泣的心上，有資格被延請去聽他那交響樂裏的喪禮進行曲的吧？

『無疑的！我聽見『時代』的聲音在響。

這響聲，便破了他的心上的寂寞。而這寂寞，卻正是他捱受的悲劇的命運啊！這比他和蛇的角鬪，和豹的角鬪，和虎的角鬪，屢仆屢起的命運更爲難受。而在他身邊的人，也許竟是他心愛的人們，會在他喊叫着『我倒下了，然而我已沒有悔憾』的時辰，還暗自傷心地說，『啊，這個人，多麼的不完全啊！是論定了，平凡，而多缺點。』

這是羅曼·羅蘭筆下的悲壯劇！

一九四三，八，三十夜。

生活雜什

過去一兩年，我生活得太靜了，朋友們很替我擔憂。常說我，「你活動的範圍太狹小了，只在一座樓房裏，上樓下樓，甚而至於只呆在一間寢室裏。連大門外的一個廣場，也少有去。這樣你成了習慣，你會生病的。」我道謝朋友們的關切。我不知他們是否還擔心我因此而使得心性更徧狹，眼光更淺近。倘使有而礙於說出口，我是可以請他們放心的。的確，我是那樣的生活。可不能說是「靜」，反而「太忙」了，忙於糊口的職業，兼之有時要忙於照料剛剛學走學說的孩子，更須偷閒看看書籍雜誌。體閒了，而心亦忙然不靜。生活的瑣碎情節雖使人體瘁神勞，然而生活的內容，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儘够於心潮一平如鏡時玩味觀照的。芥子或涓滴，也具足須彌或大海之一切性，至少足見一偏。若能踏足廬山，而游神蒼蒼圓穹，則廬山又何曾會

遮掩她的真面目！人生的義務，可小可大，要在能「盡」那小大，而無所卸逃，或明明斤斤於權利享受之相稱。則這也是一廣闊境界。雖則存養省察，只是自家獄己工夫，並不欲加諸別人，不過，這也够說明我之「不靜」而違言乎「太」了！其實，除此而外，我也日日與古今人物相對晤，因之所見所聞，境界更泛，內容更爲繁雜，要爬梳理貫，思審求斷，已經很不容易了。於是一間小屋，也許便是一個小天地，小宇宙，盡種種「西洋鏡」之奇觀大觀。至於外面世界之正在殺伐交兵，社會上黑暗重重，演着「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子」的慘劇，則亦不會掩耳障目，斲喪同情，但求自安。而「自」亦確不會「安」。無如這般樣的「社會結構關係」不變，則這般樣的事象也難期必絕。叩頭出血，盡受苦受難者而爲之，也是枉然，更不能單靠幾聲「受苦的人有福了」，接到「救度」的實惠。天行有常，但如此之社會關係，則尙好畢竟無常。是非的辨識，如果存在人人心，不致無心忘去，有心失去，或被人偷走，則析取選擇的行動，究竟一如破曉天光，卽在深夜之時，亦可期其必現的。

生活畢竟多所依待。一學期完了，於是止水受到『干卿底事』的機動。母親的學業告了一段結束，孩子也有了託付。想到，該是『強息』的時機了，與『寸寸而死』之『死』的搏鬥一念便濃。豈只如此，『倚待者同時也是被倚待者。』安排生活，如何可以止於自身。這麼一來，這個暑假的生活，卻和以往各個假期生活都異樣了。忙亂是一例的，但情節和範圍迥異。我幾乎日日朝朝都在外面跑了。於我這七尺而不足之軀，栖止噉飯之地原是有的，可是忙爲何來？所以朋友們起初又驚怪了，似乎是『物極之反』，更擔心有些像幾年前朋友施居甫死前的行徑。幸好，季節結束了，渾逐的水流，而復歸於淳靜。於是『聞所聞而見所見』，皆可總結於『未出所料』與『不可說，不可說』幾句羌無實際的格式中，使明眼人相與會心一笑。這些瑣碎情節，何等平凡，無慮『恆河沙』數，豈必待社會調查專家自早至晚，自壯至死，去一一爲備案調查，而後方才自己證得這社會原來如此高低不平，荆棘滿道？那些初中學生男女，他們早已彼此『傳染』，彼此承接而嚷着社會如何，人心怎樣了。也許他們嚷

得無益且有害於自家的意志膽識，可是，便經專家親證，也不能斷言其全屬虛妄，以此偏概彼全固然不對；但易以「彼偏」又何能把抹去「此偏」之壓倒的優勢？

比如談貧說病，貧而病者又何只我們這些說得出口寫得出手的文人所以我們深切地同情於對貧病的作家也好，記者也好——的援助。有人援手，總比無告而慘遭滅頂的好！然而貧病的根源，確乎不能劃入「天行有常」裏面去的，先愛兄「撫鏡自傷」似地控訴他「本窮貧而不能不強裝不窮不病」那也的確確是可以控訴的事情。然而還有人縱有這種強裝的必須，卻奈無那些強裝的資備。這豈不同於十九層阿鼻下的「罪人」之仰頭聽着十八層同志之槌胸頓足，要發生一樣的感覺麼？這般呼叫，雖也喚得起「有心人」的同情，而也要招來不少「無腸人」的譏笑。他們以為是「得天獨厚」而也未嘗不心裏明白是「於人所得獨厚」的。我們即使說「不該」去過問他們的「獨」，難道我們也不能根問我們之何以不「厚」麼？

無告的人真多得很，而無告的情節，正是難以曲繪。姑且舉一件所聞的事爲證。儘管現時人身保障叫得震天地響，可是在這個不是僻縣窮鄉的所在，一個小偷便被這兒的民教館館長叫人拷打，給他受一種叫做『卵彈琴』的毒刑。這自然已經是『歷史』了。說的人和聽的人都落得抱個『姑妄』的態度。即使『人道主義』被人謚爲『卑劣』而『法治』不也是一樣不存在於有智識無心肝的人們腦中麼？

這些都只是一些『枉然』的『憤激』之談，只怪我年到『不惑』（現象不是浮幻無根，我又何曾有所惑？）而仍然受主於早年所懷抱的理想。難道理想會像婦女們的服裝，算過了時？而有理想的人，又是被人惡謚爲幼稚與夢遊人的，那不會比自了和功利的切實而老練。於是，以現實合理，而浮沉現實，『趁昏水摸魚』這樣在過去和現在與『當來的』成功者既比比，也令多少年青男女望而羨學，他們正以，或將以他們的『富足與康樂』來指笑我們的『貧和病』。倘使長久是這樣，則社會之『貧和病』會無法醫療的。希臘的哲人希波克里圖所說『藥不治者鐵治

之，鐵不治者火治之，『難道我們也要被迫而藉助於鐵與火？』

幻滅於理想者，每每自悔受騙於理想（甚至於仇視那些宣揚理想的人，自然也多少因為那些人自身還有過失，而不即是理想的化身）而以生活鎔於現實，更為現實作宣傳，詛咒着『那些該絞死的人』。我們不僅覺得（如屠格涅夫在一首散文詩裏所說破的）有黑手的人如此在嚷叫，他們倒是愚昧的單純，最多也是『神聖的單純』（胡斯 Huss 被焚時，一個虔誠的老婦加薪一事）而白手人的詛咒，更是會經過來的人的詛咒，才是可悲的。他們絕不怪自己，更沒有先認識好理想的面目，而失悔理想僅給他們帶來困厄和災禍。——賣身於惡魔靡非斯特後的浮士德呀，你也會不滿足於色聲香味觸、連法也算在一起的享受麼？那末，上帝那老頭兒——無怪他那麼從容自信他會終要獲得最後的勝利了。

一九四四，九，二三，上午。

生活雜想

我抱持一個對真理的信心，和一種對自己的信心，兩者都牢固得很。我信仰的真理不是形上的，寧肯被人認為形下的庸俗；不是深奧而繁複的，寧肯被人笑為淺顯與簡純。我認為人與人間應該根除剝削、奴壓、嫉恨與欺騙，代以公平和愛，自然也就含蘊了自我犧牲。如果社會的結構改建在合理的基址上面，則科學與技術會給萬人以豐足的享用，而沒有貧困、流血與『非命』之死。這個目的，恐怕是人人都同的，只是方法或手段有異，這兒我也不用去提牠。我以為不合理的社會結構，沒有什麼自然法則的根據和解釋。人爲的，也可以人爲來改造，理性抉擇是非的能力和感情的『不忍人』之心，都該靠教育（廣義的）來普遍擴展。許多人類卑劣自私的性格都由於習染與社會遺傳，而不是先天的命定。至於我的自信，也卑卑不高，僅平

以爲自己永遠不足，永遠有向上的精神。在行爲上，也反省多於責人，或以爲自己總有負人之點。量上的「梁木」自然優於「微塵」，可是一樣是見人「百步」，而不自見自己之「五十」。自家沒有「法官氣質」，但自覺「歉負人過多」，也許這便失去了心理上的平衡，而多多自苦。不過這也不過多多自苦而已，並無「不對」的地方。我自信應有不妥協的精神，我劃定的防線，終不許越過。我也許過於多愛（過去對性愛也如此），但卻沒有對任何人的恨，也並不恨那恨我的人，假如有。在對個人方面，我服膺不以惡抗惡的教義，對社會制度之不合理處，又當別論。我以為如果不夾雜着「社會的」成分（這詞兒用得不是很精當，一時想不出好的來更換），則純乎由個人的得失而來的仇怨，無不可以解免之處。我歉然於我的胸懷還不够博大，但我願意非常客觀地芟除於人的誤解，有時更富於贖罪的思想。這自信，真簡單得很，也庸俗得很。因爲不會有過要成什麼專「家」的思想，所以也沒有來爬梳清理，看牠們是否可以構成一個自足而沒有破綻的系統。

矜持——在年青人是一種自我警戒和自我督責，但一朝成了習慣，卻反而使本人『色厲內荏』。人用不着矯揉造作以一副聖人像或法官像示人，因為明眼人會明白在這種巧扮後面隱藏着一點什麼。坦白地讓別人理解與努力理解別人，都是非常之難，不要說已種下深根的感情偏執或疑憎，而且還有種種的社會偏見。我覺得，這是人類的悲劇，但我所說的彼此理解，並不是說『彼此全同』。『既已『彼此』，若要『強同』，則此中便難免於含蘊着『法西斯』氣息。『萬物並育而不相害』，是自然母親當有的理想，而人類理想的極致，應該有『道並行而不背』的一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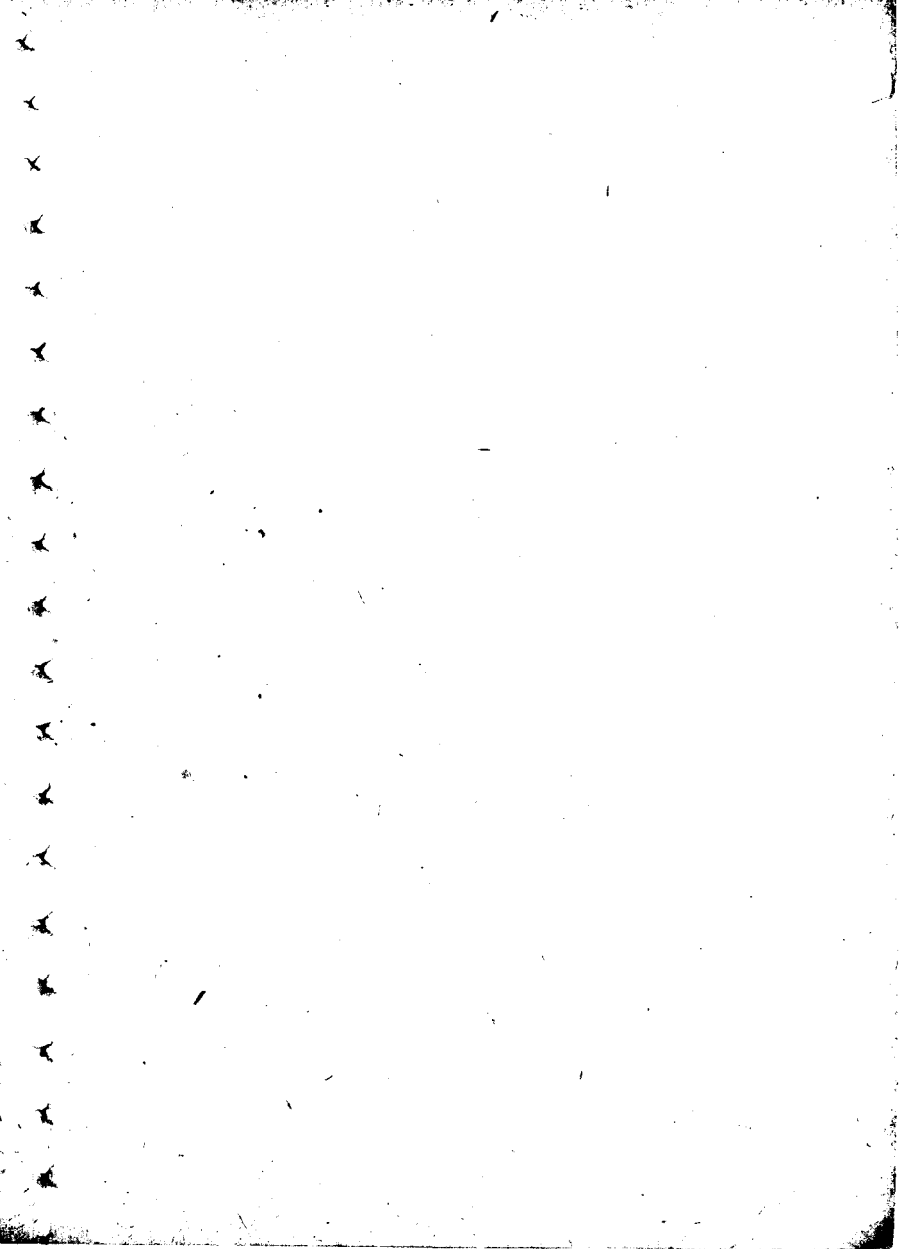
一霎眼便成了中年人，我可也寶貴早些年辰的，可以稱爲幻想的，幼稚的，無經驗的，失敗了的，甚或錯誤了的思想或行爲。人不能毀去歷史，也用不着去挖空記憶。我泰然接受得的業果。得寶貴着那些記憶，有些更是我『活進未來』的驅策力量。我把被人擲踏了的心拾起來仍安放在自己的心腔裏，調護將息，——而這並不爲了自私。所以我是懷着我的祝福與人的詛咒（如果有，但我疑心不會有）而生活。

下去的。千頃平湖蘊着千仞之波，蓄勢而未發。禮北斗，待晨星，迎朝陽，誰說我是悲觀主義者！

多少朋友都担心着我的病，我也未嘗不。但我不慣於姑息自己。更有時覺得——如待決的囚徒一樣，生命的日子既已有限得計數得清，則在這短促的期限內，正該不姑息自己，而加緊利用時間與自家的活力。所以我慣愛向朋友們說，我已和病菌訂了約，我把身子交給牠們，只要求牠們給我期限。我知道我決不會有什麼「成就」，然而未完結的，或未成就的成就，不也就是一種成就麼？

一九四四，九，二五，上午。

第
三
輯



題

朋友，在一個月前，我曾經接受了你的請求，答應在我生活安定，心緒寧貼之後，給你寫一點我一直要向你說的話，聊當送你畢業的賀禮。又是十天以前吧，你來看我，我明白我應負的債，而債又是我樂意負的，也是樂意還的。但是，我的生活的外表倒似乎安定了，依然恢復了我兩三月前的室內的工作，而小有空閒；可是說到心緒寧貼，則還『大有逕庭』呀！這原因是不必，也不易說醒豁的，便不提了罷。自然，這只是說我缺乏能如心所欲而寫的條件，並不能當作一再拖延下去的充足理由。因此便亂讓我帶着婪亂的心緒來寫下去罷。

在你，許許多多話是用不着說了的，比如，青年人該有熱情，於這『有』你便不成問題，說青年人該有理想，我也相信於你自己的人生，於你以外人們的生活以及

人類社會，你不會淡然漠然不關切，無希望。於此關切希望中，我相信多多少少會構成些理想，至少，在你的心目裏有合理的期望。此外，你『有你自己的』腦子，你能够運用牠。即使運用得難免於錯誤，那也是『凡人』所難免的缺憾。也正爲你具備這一些於近日青年已算稀有的好處了，所以我對於你便寄有莫大的希望，寓有難忘的關切。從前顯亭林會一再慨然於『存人』之必需與不易，我如何能禁止我於發現『人性的火花』之光耀時，不爲之狂喜，不爲之祝福？可是我耽心你的身體，從你的親近的先生那裏，我知道你負荷的病，和你所受的心上的折磨——那也是病之一種呀！你可曾記得盲詩人愛羅先珂所說的『愛字的瘡』？我和你是同樣受苦於病的人，而眼睜睜地看見多少帶着顆紅潤的面孔的人也呻吟顛倒於病。我知道我們理當分享的休息營養醫藥關照與治療都被別的——朋友，讓我編造一句不大文雅也不大妥切的句子——『客觀上健康，而主觀上善病』的人們攘取去了，而我們又不多喜愛矜惜我們的身體，像林姑娘珍惜一瓣要謝落了的花那樣。於是『火

花」怕一閃就熄滅了，而不曾放出牠所要盡情盡性放出的光耀與熱力，來燭照黑暗，溫暖冷凍。生存是第一，我知道儘有你的愛人勸你的那一股力量，會使你像珍惜你愛人一樣來珍惜你自己的，但我卻更願，狹隘點只爲你自己的原故，或擴大點爲愛那些像蟲豸一般在黑暗中在冰凍中受折磨的『圓顛方趾血肉之倫』的原故。

——他們的豐饒的數量，是用不着假定的。於是，你反觀自身，你會發現你的靈性的可貴，理性的可尊，人性的可寶；你會發覺你蘊蓄着熱，而可以轉化爲光；你更將覺得你本有的，已被褫奪了許多，而同時你也欠負那些胼手胝足的啞口自動機者不少。你的生命力更沛然，你的理性使你洞澈被魔術掩飾着的幽微，你的熱情更扶翼着理性昇騰，下瞰營營衆生的苦惱，而你自己也是其中在焦燥煩渴——掙扎者之一個。這樣的聯繫，會使你覺得小己的生命的真價，而於此真價的『獲取其應得之值』之努力中，你將得到你意想不到的酬報，雖則你或將於塵世上失去一切，而你收穫得的，乃是超乎『此一切』的『彼一切』，業果長存，果又生果。你活在人們的心中，

你攜帶你的柏雅特麗采 (Beatrice) 永生在人們的心的祭壇上。

朋友，你不要以為我在對你如醉如癡地編纂一篇童話，而且在描繪一個輪廓模糊的海市蜃樓一般的幻景。我不以為你是個不能深思的人，猶如我不以為你是個不敏於感的人，那末，請你從此貌若虛幻中採取真實，而勾畫出分明輪廓，添註鬚眉來罷！

源頭小的水泉易涸，而奔騰萬里，恍如來自天上的大河，乃是普攝高低山谷雨露泉溪之無量無數一瀉而成的。我覺得以愛力滋養的生力，亦復如是。

但我說這話，我並不否定兩性之愛。性愛之狹與人類愛之廣，淺看如相排相尅，而實則相容相生的。專注於性愛者，他們不知道是自取於少，自取於暫，自取於無常，亦即是不欲深而就淺，不欲富而就貧，不欲久而就暫。於是從浮華奢靡的享受，從佔有嫉妬的貪瞋，摧殘愛的德性，壅塞愛的源流，於昏迷於夢囈中，時光之歲月若利那，情執之韶華如電掣。而一轉瞬間，便來了「死」之一念的威脅。以嗟歎來等待「死」。

於愛之癡迷擁抱中，生命造就了什麼？愛建造了什麼？而我們是不甘以生物的種的延續便認為滿足，以為愛已經發揮了他的神力的！

愛——性愛亦然——給人以勇敢、冒險、利他與獻身的精神，而也偷偷地混入了些取佔享受的慾望。也許不能說混入，而似乎只能說牠們本是並存同在的。但『同在』並不命定『偕亡』，理性扶翼的昇華的情力，儘能够別識那從本源處便帶與俱來的『否定』或至少也是『制限』的因素，而揚棄牠們以求飛躍的。愛是純潔，愛無污垢，愛不懼權威，愛只怕自身的毀殘。愛不能勉強施與受，勉強的愛有如強汲竭源的涸井。愛當是以『不預存望報之念而生的施與』，否則那便不是愛，是商業，那是想從『權利義務』之一念去理解愛，於是嫉妬佔有甚至報復仇恨因之而生。好像從善中生長了惡，而不知惡的種子早潛藏發育在善裏。從其一施一受上說，愛是兩兩相關的，然而『愛』的本身卻不一定有『對稱關係』，甲愛乙，乙未見得便愛甲，亦未見得乙不愛甲。如果是在對稱的情例中，則愛須護持，愛須滋養。摧損愛

的力也許來自一方，而挽救愛的力量須要無臆怯的協力。對於離心，應發揮更大的向心的攝力，敞開自己的心門。而不要只放一個臆怯與報復的『謀士』進去。倘使一翼上天，則可以高舉以乘扶搖；倘使一翼要下墜瀾濁以覓食蛆腐，則一翼將如何可免於拗折而獨自擎空？不要單像看守囚犯那般看守肢體，而當留意于所愛者的心魂。這樣一來，愛是不會受累於惡業，也不會受毀於乖異。尊重——自由——獻身——協意協力——無怨無報復。不要等損傷了才扶起來，因能損傷的一段便是易於夭折的一段。不要拿嗟怨來醫瘡創傷，牠只能加深創傷的程度。

應該把話帶着了。而且，原諒我像老婦人般的嚙嚙。這並不是有所實指而說你缺乏了什麼，或不理解什麼，倒只是話到口邊一發難收，普泛地傾吐一個人的意見，也許仍是一偏之見。我知道你們的愛更是困難的，因為那違反了『世見』。但困難的倒不是愛，愛沒有困難，只要認定愛本身便是目的，而結婚並不即是愛，或愛的目的。人造的律令也維繫不了愛。不過，朋友，人總是血肉的生物，中世紀畢竟拉不回來。

要心心相守，而心——朋友，倒該賦以內容，以共信和互信，而將心心之愛寄寓於牠，或滲透於牠，或融合爲一。莫讓牠隨日月邁逝之後，化爲輕紗薄霧，中間了無實體。這不是以筌代魚，或將張作李，而只是一種『攝心凝意』或者使愛因型塑與鎔鑄而得保固的辦法。文字言語太不表達我的心意了，但你總可從此曖昧之中摸索出我的祝福的手來的。

不知如何，我總覺得你的意志有些消沉，我惟願是我的錯覺。我卻不願見秋天緊跟着春天便來，而以爲不經驕陽而繁開的花（不管大小有色無色）是不能得果的。夏天也有陰涼的時候，而氣象畢竟和秋天不同。霽朗發皇，讓生命力壯盛，讓壯盛的生命力開花，朋友，如像法國的青年哲學家居友所說，花不因爲要落而不開。（花開不落，如何結得果來？）開花呀，朋友！你學園藝，很好，雖則從外表看，似乎你飽有隱遁的風味。而因爲你還不是宿鳥，我惟願不就是營巢歸巢之想罷。園藝——很好，多麼富於生趣，多麼富於啓示。萬物生育亭毒，任性得意，翕關變化，並行不悖，自足自貴，

會使人覺察宇宙的奧妙與無限，生命之可愛可樂。一耘一灌，從萌芽以至結果，你難道不儼然自覺參與了化育的工程，儼然也分享了生物的繁榮生長成熟的快樂？你會同情於病苗，於萎樹，你會一夜無眠，就憂於風雨之揉折……不是你在感傷，乃是你的心中之仁的體現。倘使你一朝從園圃移目到營營衆生的世界，而以一個將護衆生的園丁身分出來拔莠除穢，你會感到鞠躬盡瘁中，肝腦塗地中，自有超凡入聖的悅樂的，我期望有這麼的一天。

這麼冗長而無雜的一篇，願你從此中接受我從心的坦白，從心所出的直摯的期許與祝福！再見罷，朋友！

一九四四，九。

談「夢」

——答 K.M. 君

昨天，我得到 K.M. 君對我前次寫的「題——」所發表的意見。我願意在回答他以前，先摘錄他的文章如下（他的題目是「答謝」，我把牠省去了，更省去了一段道謝的話，要請 K.M. 君原諒。）

記得第一次同先生單獨長談的時候，似乎全校沒有一個人，樓上樓下都是靜靜的；電燈，在往常是淡黃淡黃的，那晚卻異常白亮。先生，你那晚的話就相當的激勵我了。你告訴我，醜惡的社會，只要我們每個人都盡自己的一點微弱的力量踢牠一脚，終會有改變的。雖然我以前也知道這些，但我還覺得那是一句話，實際情形不是那樣的。你那麼說了，使我感到：還有人有同感，而且是先生，

那該總不會是完全沒有理由吧！

我第二次的拜訪先生，那是秋收後的一個下午，還有驕陽，陽光照在田中堆積得像金字塔形的稻草堆，散發着稻草泥土的香氣；微風帶來秋的氣息——桂花的香，在這樣靜穆優美的空氣中，又聽到先生柔和的言語，這能不說是一件幸事麼？先生叫我注意生理及心理上的健康——是的，在我身體上，似乎有某類疾病的象徵，但幾經檢查，都沒有檢查出什麼病來，這是值得向關心我的健康的先生與朋友們報告的。至於我心靈上的病，我知道，不但有，而且還是深的創傷。但我並沒有怎樣叫苦，因為如先生所說那樣只能加深創傷的程度，我還年青，但我的思想卻像飽受了幾十年風霜的老頭子。我疑惑一切，我不相信世上有所謂真善美，我甚至於疑惑起我素來認為崇高的愛、世事的折磨，使我變的蒼老了。

我會有美麗的夢；我同着我所愛的人，到一個有山，有樹木，有溪流的山谷

裏起茅屋一間，闢地十餘畝；在屋的後面是小山，我們種着果樹；屋前是溪流，有小橋，過橋即我們的田畝；屋之左右是花園，有我心愛的菊、蘭、百合花、梅、桂，牆上爬着白玫瑰。早上，當第一道陽光射到地面的時候，我喝過自己喂養的牛擠來的牛奶之後，吃着硬麵餅，到田野工作去，工作時一面唱着歌。午上，就在田野裏吃一頓頂簡單的飯，飯後休息，我們坐在樹蔭下，或看圖畫，或讀小說，或則誦詩歌，或高唱，或低吟。到我們應該工作的時候，又拿起鋤頭。黃昏，當夕陽西下，鴉鵲還巢的時候，在晚霞的籠罩之下我們也賦歸去。晚餐，我們也許做的很豐富，或宰一隻自己養的雞，或撈一尾兩尾魚。飯後，讀我們要讀的，寫我們要寫的。或到屋前，坐在小橋上，看溪水中映出來的月兒，疏星；聽夜鶯歌唱，虫聲唧唧，有時也許有杜鵑，蛙聲；開微風送來的蓮花或桂花的香氣，泥土的芬芳。我們也唱。有時更在山坡上，林中去跑去，跳去，追逐月亮。她的髮披在肩上，像天使。在這裏，沒有制度的束縛，沒有人事的糾纏，沒有虛偽。我們要叫，便高歌；要跳，便奔馳。這裏有

的是山，樹，溪流，鳥的歌唱，花的香：有的是愛，坦白，靜穆而活潑的空氣。在物質上，我們的享受是低的，但在心靈上，我們卻有遼闊的領域。

夢是美麗的，但是，牠卻幻滅了。

我所經歷的，雖然還只是一個短時期，但我所遭遇的卻沒有不是痛苦的。我，自然還是一個小問題，可只要是睜開眼來看的人，沒有不會覺得這世上的每一個角落不是充滿了痛苦，就是愛的後面也一樣。雖然，可我又覺得：苦之後又怎樣？樂樂之後又怎樣？都是沒有什麼差別的。一件事業的完成與否，一個人的存在與否，又有什麼不同呢？完全一樣，什麼意義也沒有，只是空虛。人生，也就是這麼一回事：空虛，苦痛。

我有了這樣的思想——爲什麼會有牠發展的過程怎樣？我自己也有些茫然——所以對一切事我都沒有存什麼希望，希望牠生出一個什麼結果來，我只一步一步走去，直到我沒有氣力舉起脚步的那一天。

我的學園藝，一面自然是爲了追求那美麗的夢，但是我並沒有忘記我從初中以來的那一個野心：我要盡可能的醫治人類——尤其中國人——精神上的毛病，在我的生活裏，我不會放下我的筆。

（下略）

我以爲：如果我們所處的社會本來就是完美的，合理的，便也不會生得出『理想』來。理想，是從對現實之缺憾與不滿而生。缺憾與不滿，使人構成理想，理想更鼓舞人去求實現。而實現理想則要物的條件加上人的條件一步步成就的，也許我們人類社會沒有完全達到完美無缺的時候，我們可以設想牠愈趨愈近。但在層層逼近之時，也就會層層發見新的缺憾，有新的不滿，而有新的修正的理想出來。因之，社會也是不絕地在演進的，由較善而更善，而更善，而更善……但決沒有『至也盡也，蔑以加也』的一天。至少我個人不相信有那一天。惟其這樣，人類才永遠有鼓舞，有磨鍊，有進步，有創造，社會才不會有在進化、進步的路停頓了的一天。

社會，在現勢是黑暗勝於光明。可是，畢竟有光明，有愛，有真善。兩種勢力在鬪爭，在互爲消長。你不能從『無』中想出『有』，『無』中也產不出『有』來。這並不僅是玄學上的一問題。你說你在愛，你在憧憬光明，你憎惡惡與不正。你自己便提供了個『有』——有『愛』、『光明』、『正義感』、『善』的證明。你承認我也如是，則你便不能武斷人類社會只有你我如是。我甚至於說，那些，是個個人所共具的。而人之所以安於，或甘於黑暗，於爲惡，爲惡作俵，這原因是儘够你探究的。如果你誠心地去探究，我敢擔保你必不對於人類失望，而且會樂於獻身給人類的。你不必一定去研究社會科學（但你如果肯研究，自然更好。而且，我說的還是社會科學，並不是專指社會主義。）你喜歡文藝，便從中外古今的不朽的文藝偉構當中，你也會求得這個解答。

我似乎記得柯羅倫柯說過，不合理的現制度，有如一顆病牙。如果你肯時時刻刻捨得搖動它，則它終有一天會被你連根拔去的。又似乎高爾基說過，帝俄時代的

暴政，有如蛛網。可是，只要你肯拔斷它的一根絲，而拔的人又不只一個你，則那蛛網終有一天會被完全破壞的。這『拔』我以為，並不一定是『大手術』，便是『文化』，『民智啓迪』，也會收得到這樣的效果，不過當今所謂『文化』，『教育』也者，每每毒素多於抗毒素，卻是一個大問題罷了。

我以為心理的健康更重於『身體的健康』。自然，我們先要健康地活着，才能健康地思想和健康地行動。讓我對你說一個比喻：一個好的園丁決不會把他心愛的花木，完全培養在溫室中，怕他見着強烈的日光，遇着驟變的氣候……只有春而無夏，不會結出果子來。你應當審慎溫情的愛，那有時會使你安於逸樂，或者使你囿於聞見，局於感受，因而也在情感上意志上孱弱，而在知識上貧乏與近視。如果這是一個諍言，朋友，我希望你原諒我的率直出於我的誠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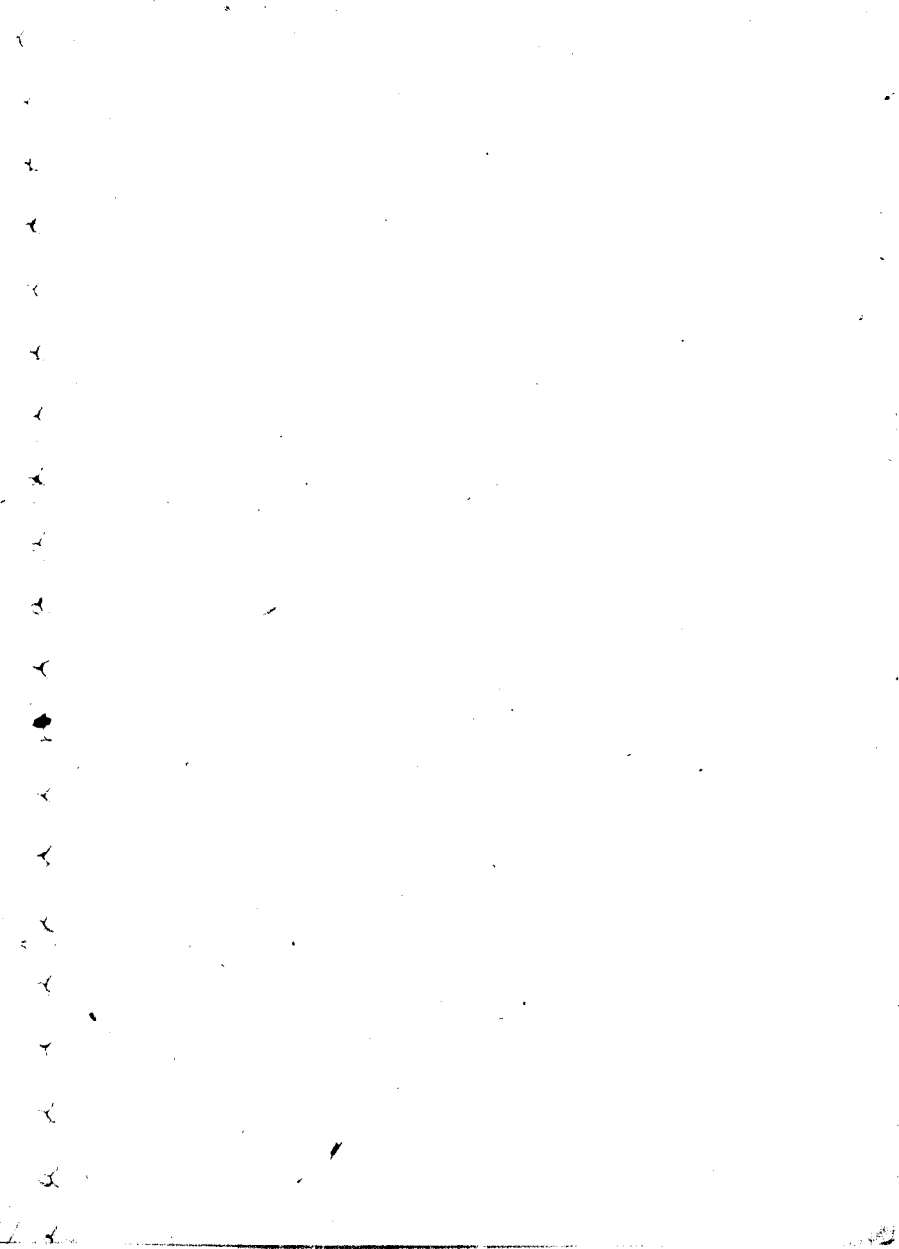
你的夢，太有詩意了！而那是一首非近代的詩。或是早已過去的，或還是未來的。過去的，我想，不用提了罷，未來呢，尚待我們的努力。我覺得，如果大多數人都貧乏，都

勞瘁，都病苦，我們即使有了那麼一個夢境，——而且，我們如果心眼開張，良知未泯，則那夢，朋友，會是一個夜長不曙的噩夢罷？我不是說人不該享受，我更以為人該有更多的，更高的，更豐饒的享受。科學，文化，藝術，本都是『爲人的』。應當是『爲人人』的。將一己的幸福與獲得建在多數人的痛苦與損失之上，那是於人不安，於神不享的。當人人都自由，都尊敬他人的自由與人格的時候，你的夢便真是好夢，而你的詩，竟是一首至美至善的詩了。你我不都憧憬那麼一天麼？然而我們不必爲了自己要享受它。我們的壽命不會允許我們有那麼一天，然而，『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你怕做『落紅』麼？我憑我的感覺，担保你不怕，而且還樂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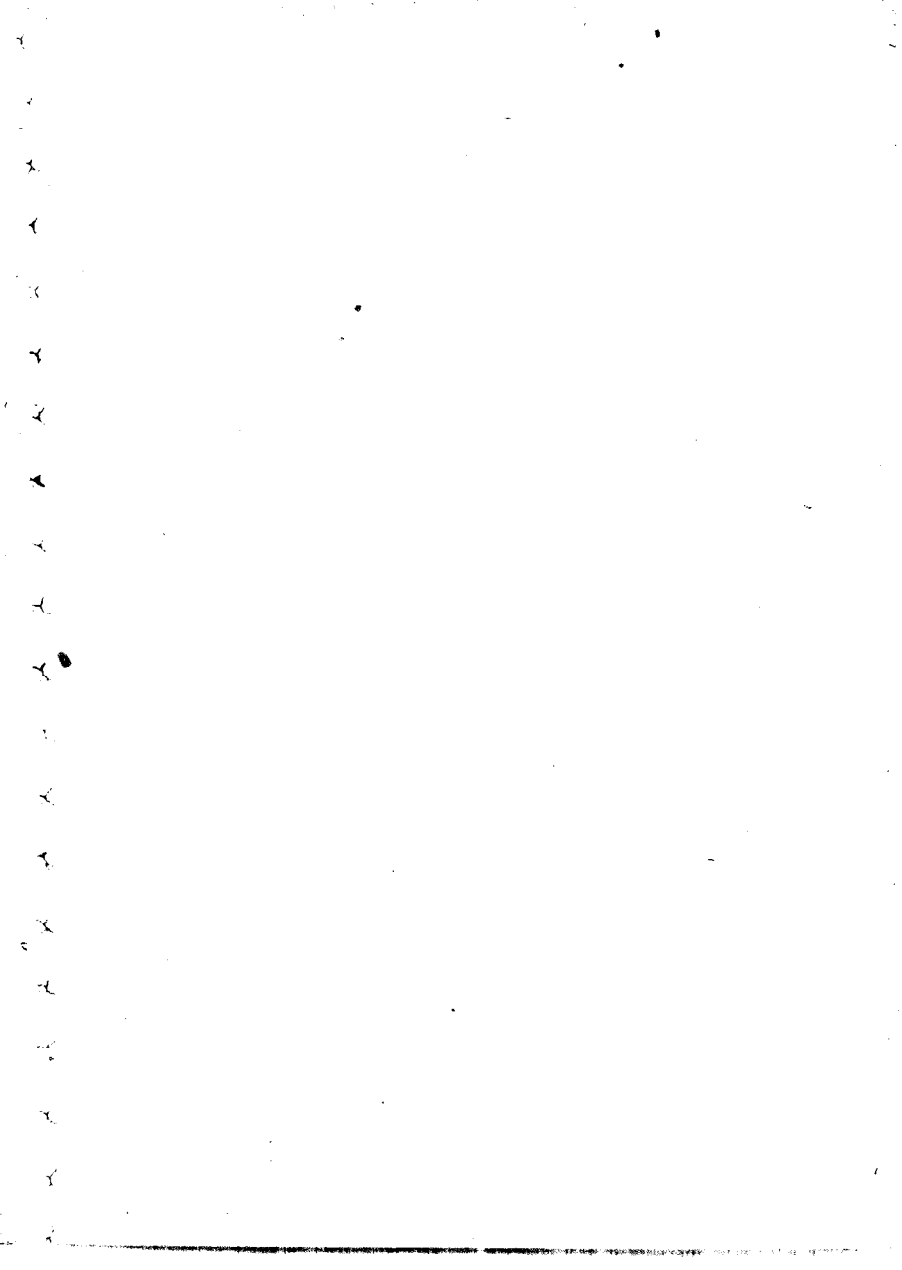
是的，愛的後面有痛苦。有『無痛苦的愛』麼？朋友！可是，爲愛而受痛苦，那痛苦是當得的，我並不只說是值得的。愛是『不存取償之心的奉獻』，否則是一種『交易的勾當』。而單有了那樣的動機，便玷污了『愛』了。對性愛如是，對人類愛，對真理之愛都如是。而且，人生如果只是『痛苦』，則『痛苦』便也填補了『空虛』了。

而況『人生完全是痛苦』一個命題，和『人生完全是快樂』一命題，同樣是假的命題呢！恕我病體未全好，不再說下去了！末了，我寄着滿腔的真誠與希望在你說的『我要盡可能的醫治人類……』一句話，我不以為是虛假的和誇大的。

一九四四，一，八夜。



第
四
輯



「塞根先生的山羊」

——都德著，謝冠生譯的塞根先生的羊印成了活頁文選。在讀過了左拉的貓的天堂之後，讀到這篇，令人有惘然沮喪之感。爲此，乃綴拾原文若干句段，加以己意爲此篇。

塞根先生的山羊，不論養多少，總

「咬斷了繩子，一溜煙跑到山上，送到狼的嘴巴裏。無論牠們的主人翁，怎樣「溫存」它們；山上的狼，怎樣「可怕」；卻絲毫不發生效力。」

我們的作者，雖像憐惜，卻很冷嘲地說着幽默的話：

「這真可說是獨立不羈的山羊，能够澈底了解「解放」「自由」的真意義了。」

「解放」「自由」兩個字眼，冠上『澈底了解』是有冷冷的諷刺之味的。

塞根先生的『心肝』卻始終不冷，而要接接連連地，更加小心地『溫存』新買來的山羊，你看他對於那第七隻：

「他把牠的『宿舍』遷到自己屋子的隔壁，四周『圍』以籬笆，籬笆上面『再圍』以野薔薇花，並且在草地中間，植了一根木樁，用『許多的繩子』把牠『牢牢』『壓着』，還要一歇弗停的跑去，問問牠安不安。」

「而這頭羊，原本『很和氣』，『很馴良』，幾時主人來撫弄牠，或者來擠牠的乳，牠總是恭恭敬敬的。」

然而，這頭山羊，不知如何，竟會有一天像塞根先生過去的那些山羊一般，對着一座山，發起呆想來。牠憧憬于山上的生活，而討厭繩子，討厭一天到晚，伏在一個籬笆圈裏喫草。對於草，也總覺得淡而無味。

牠的身體，就一天一天的瘦下去；牠的乳，也一天稀似一天了……

牠總是帶着繩子，昂着頭，朝着山的方面，出神的望。有的時候，也許放開鼻孔，發出一聲悽慘的聲音。

塞根先生好意地勸牠不要上山。『那山上有狼，幾時牠來了，請問你怎樣辦？』而且提醒牠：

『你的角，但能夠使狼看得發笑。你知道，去年我們這裏，不是有一個老勒那嗎！它的身子，何等偉大何等強壯，它那副粗暴的神氣，好像一頭野牛；但是它和那山上的狼，血戰一夜……到明朝，還是葬在狼的肚子裏。』

而這頭羊，卻說：『這都不打緊，』『只求你讓我到山上去。』

然而塞根先生一定要『救』牠。把牠關在牢裏救牠。實在，在塞根先生的心裏，這總比放牠被吞食於狼，要『人道』些。也許，他會對自己說：

『我到不在乎爲了花錢買，爲了——爲了天天擠的乳和將來長肥了過後的

肉和皮……」

這頭不自量力的山羊終竟逃上山來了。

我也用不着再多去抄襲我們的作者的筆墨了，總之，在山上，山羊覺得：

別有天地，一切都新鮮，都美麗，像都在表示歡迎牠。牠度這一天的光陰，真是再暢快也沒有。

牠那時揣度牠的身子，至少總有一個世界模樣大；牠懷疑牠從前怎樣能夠在塞根先生的小屋子裏住下來。

雖然塞根先生已經有過六頭山羊在這山上飽了狼的肚子，牠也一點不在意。夜來了！『這樣快！』牧童召喚牛羊的鈴聲，喇叭聲，使得牠心旌搖搖不定。從牠身上掠過的歸巢的老鷹，使牠聯想起那狼的問題。

那狼，那六頭山羊，塞根先生的……

在這山上……

但那些樁子，繩子，和那籬笆……

那個喇叭不響了。

於是，在牠背後，一陣落葉聲，一對黑溜溜的眼，一根大而且紅的舌頭，拖出在嘴唇邊沿。

這一夜，星光出落得分外燦爛。他和狼足足交了幾百個回合。等到東方的角上，已經隱約露出些灰白的亮光，啞嗓的雄雞，也遠遠地叫了。

於是，落下了我們的作者的筆，寫着，這時辰——「好了！」

「那可憐的羊兒，知道牠最後的時辰到了。牠喊了這句話，立刻和牠的一件白裘，倒在地上；這白裘上面，還染了許多鮮紅的血……」

這塞根先生第七頭羊的靈魂不會後悔。牠後悔了嗎？那小小的「宿舍」，那籬

筐，那樁子，那繩子。

那遠遠望得見的山……

山的夢啊！原始的，本來的，實在，在夜裏，在白晝望着對山而出神的時候，牠所聽着了山的呼叫，草的呼叫，羊羣的呼叫……

牠是「山」羊啊！

牠不會夢過草原，山，廣闊的天幕，新鮮的山風，一羣伴侶的遊戲，叫跳，跋涉，躡息，的睡眠，英勇的防禦豺狼的戰鬥……

現在，塞根先生的第八頭也柔順也馴良的山羊又在憧憬於牠的原始的生活之夢了。牠的野性的血在牠身上激盪，即使膏狼的吻也好。不比天天被樁子，繩子，狹隘的羊舍，束縛着限制着，而讓塞根先生的家人每天來擠奶，到後來，一把刀……躺在血泊裏好嗎？

「生活在自由空氣裏，即使是只一天只一夜！」

「死在戰鬪裏，即使被狼吞下肚子！」

塞根先生的第八頭羊想。山野，草原在呼叫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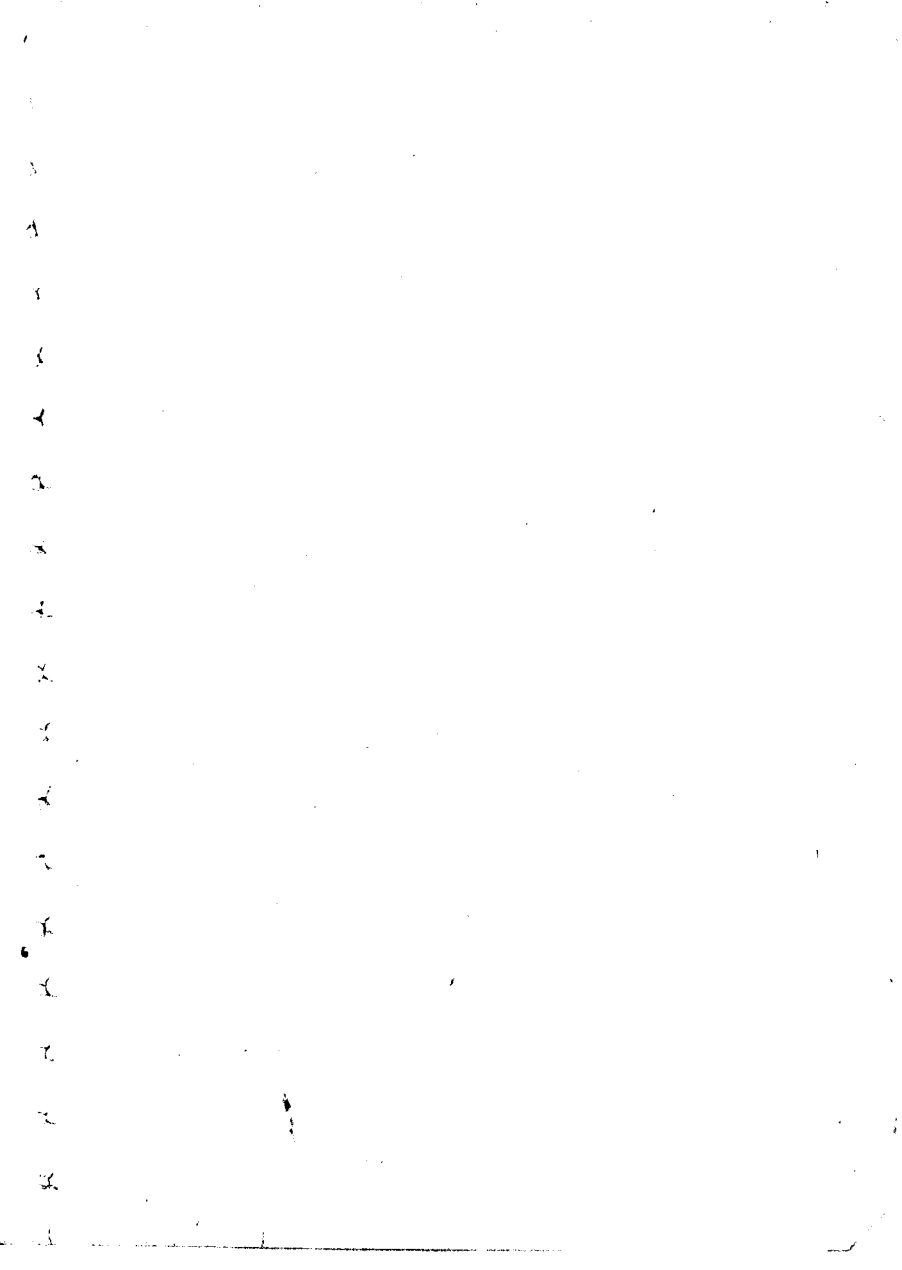
「我要回到原野，回到我的羣裏……我的羣！誰使我們分散而孤立呢？那末孱弱，那末馳良於狼，於人……要是廣大的羊羣呀！要是再能結成廣大的山羊之羣呀！」

牠夢——夜夜夢着牠果然和合着成千的山羊，牠們果真是「山」羊了；在遠征，在遊蕩，在自由自在的吃草，在愉快的友情下嬉玩，在無束的愛慾下繁殖，他們經過了無數次和豺狼虎豹的血戰，牠們得勝了……

「只有在山上，在草原上，才有羣的生活，自由的生活啊！」

「山羊終有一天都回到山裏去的。」

於是，一天早上，塞根先生發見他那第八條馴善的山羊，又失蹤了！



後記

和劍波分別有四年了。他常有短文在成都某報副刊上發表，有時也寄我幾份剪樣。我喜歡他那些含蘊着強烈生命力而不帶絲毫說教意味的文章。有一次我對他說我要爲他編印一個集子。他不怪我多事，卻很爽快地把他近四五年來的短篇作品全交了給我。我挑選了二分之一出來編成這本小書。『心字』是他自己起的題名。

讀着劍波的文章，我覺得有什麼東西在我心裏激盪，彷彿就要把我的心推出我口腔來，又好像要將它搗成粉碎似的。接着我全身起了一陣輕微的顫動。這顫動一下就過去了，但我感到相當長期的喜悅。這不是在編造故事。劍波的文章觸動了我那沒有好好使用過的『生命力』。它在激盪，它要求放散，它不願意在我身體內

枯死，它需要着居友所說的：『開花。』對我，劍波的文章就像花開以前所受的雨露或陽光。

劍波是一個病弱的人。但是他卻有着極強的精神力量。他過刻苦的生活，做過度的工作，二十年如一日，不僅物質的缺乏折磨着他，他還受到常人無法從其中自拔的精神上的煎熬。（我應該特別提出戀愛的糾紛，他爲這個受過不少人的指摘，有人說他是『自作自受』，但我知道他是在賭着生命地戀愛着。他從沒有想過掩飾自己的矛盾，卻企圖用自己的健康和痛苦來消除它。）他已經年過四十，而待人對事，卻始終保持年青人的認真與熱情。他受過多少打擊，熬過若干艱苦，可是他一直不曾失去他那顆『赤子心』。二十年來他在貧病交迫中，難得有一天舒適的生活。他的身體已經瘦得不像樣子，人們常常把死和他的影象連在一起而問着：『劍波還不會死嗎？』（在一篇短文裏，他自己這樣寫了出來。）但是他沒有失卻生的意志，他還寫出歌頌『生命的歡樂』的文章。他『爲生命而奮鬥，爲奮鬥而痛苦』。

他戰勝了疾病，征服了死亡，他懷着無比的勇氣和信心說『我不想死』又說『我拖着病的身體，但我願意將剩餘的一半生命獻給真理的探究與開發。我和病爭奪生命而不願徒然地跌仆下去的。』的確他沒有跌仆下去。

有人說劍波能够活到現在，而且活得很硬，這是一種奇蹟，其實並不是他有着很強的精神力量，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同時他還有着愛的心（他自己用了盲詩人愛羅先柯的說法，『愛字的瘡。』）『愛』給他帶來痛苦，但也給了他精神力量。他的愛是無限的。他『愛生命，甚至愛殘缺，以憐憫的心眼哀矜愚昧與癡頑。』他『早晨驚訝於恆河沙數的輝燦的明珠，點綴在枯黃的草葉上，知道天心也不惜夜夜分給每一莖草葉以一滴慰安之淚。』他相信『終有那麼一個普天之下人類的心都奏着諧和的曲調的日子。』他甚至要求『爲着愛——爲了必得有一個人獻身於祭壇之上的時候，便讓我來！』多麼深厚的不自私的愛。這便是他那強烈的生命力的來源了。

我和劍波在二十六年前第一次通信，二十四年前第一次見面。我那時還是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他和我同年，但他比我更有勇氣，而且跑過更多地方，做過不少驚人的事情。有人批評他『鋒芒太露』，又有人說他『年少氣盛』，也有人稱他爲『才子』。他自己則願意做一個爲理想獻身的革命家。雖然在二十歲以前他因爲宣傳新的理想，受過軍閥的拘禁。可是他始終找不着犧牲的機會。這是他生涯中的一個時期。後來他改變了生活方式，我想應該是環境使他改變的。他自己解釋，由於『年歲漸長』和『身體的早衰』。他做了十幾年的中學教師，生活在四川的一個角落裏，幾乎與外面世界隔絕。而『心理的外向性也逐漸收斂得像一隻封閉在繭子裏的蠶』。這是他生涯中的另一個時期。他默默地在和疾病與貧苦戰鬥，雖仍有熱情，卻『已無澎湃蒸騰的氣焰』。他不再存有『盡情盡性放出光耀與熱力，燭照黑暗，溫暖冷凍』的雄心，卻自比於沙漠中駱駝，始終走着『穩定沉着而不退轉的步伐』。駱駝不空作綠洲之夢，他卻一直『抱持着一個對真理的信心』。他的

生活變得更簡單，更平凡，身體更衰弱，可是他的信仰更堅定，思想更成熟，觀察也更透徹。多年來生活的體驗與真理的探究如今在他腦子裏完全溶化了。結果出現了。他那許多篇文章。他不再被人稱爲『才子』，他也不再顯露那火花一現似的鋒芒。他的眼界，他的四周擴大了。他的脚步穩定了。正如他自己所說，『一個人的生命有限，而『人』的生命無限，時間無限。』瞭望無限的將來，他『存蓄着無限的希望。』

生活在無數青年學生中間，他對未來充滿着希望。他說『新春總是充滿着生命之力的，朝陽總帶着新生的光與熱冉冉上升。爲了創造而永遠有着老的死亡，朽的腐潰。』他相信『春快到人間了。具有豐饒的生命力的一代舞台幕景快揭開了。』讀着他的文章我彷彿聽到了關於新世界到來的預言。

是這樣的人和這樣的文章！雖然他至今還是一個沒沒無聞的中學教師，可是我喜歡我有這樣一個朋友，我更以能够代他編輯這一本集子爲我的光榮。

巴金

三十六年六月二十日